



原序

天以天下之文章付之於人柄莫大焉又豈非古  
文章之事任之於己統莫重焉天下之物皆可私  
而有也獨文章爲天下之公器天以人之所可私  
者授之於人不難於齊給其欲而獨若靳之以文  
章非以其可公天下乎人之所有皆不旋踵而奪  
也獨文章歷千古而久存人以天之所旋奪者有  
之於身不難於備享其盛而獨不能與於文章之  
事非以其可歷千古乎以公天下歷千古者舉而  
卑其柄於一人總其統於一身而豈偶然哉天於

漁洋文集張序

一

三

是人必萃其淑靈和清之氣以生故徃近者數  
十年遠者至數百年而後得一興焉若唐之李白  
杜甫之於詩韓愈柳宗元之於文是也文始於六  
經聖人之作承之以丘明馬遷仲舒賈誼劉向班  
固諸賢而後昌黎柳州出而彙其傳詩始於經之  
三百篇承之以屈子之騷蘇李曹柳陶謝之五言  
至沈宋子昂源明盡古今之體而後李白杜甫起  
而集其盛則夫李杜韓柳非數百年而一生者乎  
其間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李翱皇甫湜  
之徒人雖竝世而世不恒有所謂數十年而一生



者也夫越數十年而一生其於文章往往亦得其  
柄所旁寄統所分屬者焉若其盡操天下文章之  
柄而紹古今之統者則非此數百年而一生之人  
不可新城王先生阮亭天之所付以統系古今之  
作者蓋數百年而一生之人也詩有漁洋山人前  
後集三十八卷蜀道南海集之孤行者又各二卷  
天下之人無不知誦習之者其推尊而歸向之以  
為先生今之太白子美也雲章近日亦以此序先  
生之詩羣知其非溢美矣先生之文其散見者雖  
多而未有專刻行世其所為序記碑誌等得其一

言者爭寶以去而語之以先生之文昌黎柳州之  
文也容有或信或不信者自雲章考之固嘗以先  
生之詩蓋不為李不為杜者而其為詩人之總萃  
得乎國風雅頌之正者猶之李與杜也其文亦不  
為韓不為柳者而其為文人之總萃得乎纘言記  
事之正亦猶之韓與柳也先生以秀偉特出之才  
經傳史記百家巨細穿穴其詞所從出莫之紀極  
而皆本於意所獨運故未嘗一襲李杜韓柳之所  
已言以之追配乎李杜韓柳而無不足而世之或  
信或不盡信者則以詩家自宋南渡以來太白子

美之宗風雖有有意以振之者而力皆有所不迨  
明自初葉以後尤散亂而無統先生之詩出蓋五  
百年無此作矣故見者翕然而師尊之無異辭至  
文則大昌於宋下迄於唐應德歸熙甫猶有昌黎  
柳州之具體存焉夫亦流風未墜見者狎而玩之  
乎今蠶尾集之刻為詩二卷為文八卷又次其雜  
文舊稟十四卷別為集將與天下盡見之矣其尊  
先生之詩於李杜者信之尊先生之文於韓柳者  
寧有不盡信者耶先生既自以數百年而一生之  
人振興斯世之文章而尤樂與斯世之君子共其

旁寄之柄分屬之統磨礪洗濯爭相奮於數十年  
之間固已彬彬乎有人也士之幸而出其時者與  
先生並世宜知天人之運會文章蓋特際其盛為  
數百年而一覲者其亦慶已之遭也哉若夫先生  
受知

今上特擢侍從歷今二十年位登列卿清忠諒直  
以道自將為中外所共信此則先生所以為文之  
本學者又不可不知也夫康熙三十四年十月嘉  
定受業門人張雲章謹序



新城先生以漁洋著稱海內者凡五十餘年蓋皆稱其詩也比文略旣出始稍稍稱其文或因疑先生之文殆爲詩掩而不知先生之詩實得文而益昌也夫詩古文體製固殊乃意度波瀾之所以然則未嘗不一大抵本於中之自得而神明變化於古人非徒行墨字句間誇多而鬪靡故雖鋪陳排比曲折淋漓要必其悠然之韻使人往復流連而不能自己而後可謂詩古文之至記曰樂之隆非極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竊觀先生敘論唐賢之什恒舉言有盡而

意無窮及味在酸鹹之外數語以爲詩家三昧吾以爲此卽文家之三昧也左國馬班以來數千百年號稱古文大家者篇章之繁約音節之短長論議之醇疵疎密誠千彙萬狀不可殫究而所謂文外獨絕別有會心者往往異曲同工焉先生悟古人不傳之祕於深造自得之餘因取意度波瀾之所以然而泄之於詩又恐索解人不得也而泄之於論詩之文夫先生之文徵文考獻翼傳羽經其於博聞多識之資國故民彝之大何所弗該原不  
僅爲詩法而作然業以爲詩之法見諸文而文之

法傳更以爲文之法讀其詩而詩之法俱傳故曰  
疑先生之詩得文而益昌也彼世之從事詩古文而  
疑先生文爲詩掩者又豈知詩者哉門人程哲敬  
題



漁洋文集序



卷一 序

四川鄉試錄序

西巡日錄序

長山縣新誌序

豐城丁氏族譜序

幽風七月圖序

歸潛志序

淄乘徵序

光嶽英華序

一百十

漁洋文目錄

唐賢三昧集序

唐文粹選詩序

感舊集序

佳山堂集序

徐詩序

卷二 序

竹垞文類序

回中詩集序

雙江倡和集序

西山倡和集序

嵩遊詩選序

黃湄詩選序

笠山詩選序

陶菴詩選序

玉巖詩選序

蕭亭詩選序

蓮洋詩選序

悔齋詩集序

卷三 序

鄧孝威被徵詩序

漁洋文目錄

使粵集序

南征詩集序

東渚詩序

覽古詩集序

突星閣詩集序

惇裕堂集序

東浦詩集序

倚聲集序

過江集自序

入吳集自序



癸卯詩卷自序

送李東安序

卷四 記

遊鷄鳴山烏龍潭諸勝記

遊鍾山靈谷寺記

遊金陵城南諸刹記

遊瓦官寺記

雨登木末亭記

夜登洪濟寺記

登燕子磯記

五廿六

漁洋文目錄

三

遊牛首山記

遊獻花巖祖堂記

遊攝山記

遊寶華山記

金山題名記

焦山題名記

北固山題名記

鶴林寺題名記

招隱寺題名記

竹林寺題名記

生生菴題名記

卷五 傳

劉孔和王遵坦傳

任民育揚定國傳

少司徒焦公傳

孝靖顏先生傳

田裕所先生傳

范先生傳

張處士傳

張先生傳

畢子萬公權家傳

卷六 傳 辯 記事

貞烈韓孺人傳

李母刁孺人傳

王節母徐氏傳

烈婦郝氏傳

李烈婦傳

董烈婦傳

五烈節家傳

木瓜詩辯



金人南遷錄辯

書劍俠二事

卷七 墓表

誥授奉政大夫吏部稽勳清吏司郎中王公墓表

誥授朝議大夫提督廣東學政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表

誥贈中大夫山東轉鹽運使司運使王公墓表并銘

張學海先生墓表

漁洋文目錄

五

吳臨穎墓表

孝廉李君墓表

卷八 墓誌銘

誥封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伊公墓誌銘

誥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賚兵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伊公墓誌銘

誥授文林郎掌山西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傅公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光祿寺龔公墓誌銘

誥授朝議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南公暨配  
田恭人合葬墓誌銘

誥授大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分守驛傳鹽  
法道參政杜公墓誌銘

卷九 墓誌銘

誥授奉政大夫廣西分巡左江道按察司僉  
事李公墓誌銘

勅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公暨配房  
呂二孺人合葬墓誌銘

誥封昭勇將軍童太公墓誌銘

漁洋文目錄

六

候選知縣馬君墓誌銘

待封徵仕郎文學陸君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高君暨韓孺人合葬墓誌銘

容城縣教諭趙君墓誌銘

勅授文林郎內丘縣知縣吳君墓誌銘

葉母張宜人墓誌銘

卷十 行狀 行述

誥授中憲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參議王公

行狀

世父侍御公逸事狀



誥封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先考府君行述  
誥封宜人先妣孫太君行述

卷十一 行述 祭文

賜進士出身先兄東亭行述

誥封宜人先室張氏行述

祭 誥封奉政大夫李太公文

代祭酒  
公作

祭孫無言文

祭張母景碩人文

卷十二 書後 跋

書殿閣大臣年表後

一萬六千

漁洋文目錄

七

書劉龔冢碑後

書先考功兄年譜後

王東臯紀略書後

跋古周易

跋易雅

跋左傳補注

跋玉楮集

跋杼山集

跋笠澤叢書

跋河南集

跋武溪集

跋河東集

跋未備五經注疏

跋石田集

跋元遺山詩

跋葉文莊公集

跋金薤琳琅 二則

跋沈文端公家書

跋祝枝山書

跋邊習詩

漁洋文目錄

八

跋弘正詩鈔

跋張忠定公修扇紀事

跋蕙齋二書

跋王仲山集

跋金興安手蹟後

跋張忠定公題射鵰圖

跋自書宋人絕句

卷十三

謚冊文

諭祭文

擬碑文

奏疏

紀恩錄

日記

孝昭皇后謚冊文



祭天妃文

鑲紅旗副都統阿爾虎 諭祭文

太子少保正白旗副都統徐大貴 諭祭文

鑲紅旗副都統佐領阿爾虎碑文

副都統佐領阿爾虎碑文 第二稿

太子少保正白旗副都統徐大貴碑文

恭請酌定 先師祀典疏

請正從祀諸賢位號疏

請增從祀理學真儒疏

請修經史刻版疏

漁洋文目錄

九

迎 駕紀恩錄

北征日記

紀琉球入太學始末

卷十四 山錄 小志 凡例

長白山錄

廣州游覽小志

五言詩凡例

七言詩凡例

新城王士禛貼上

漁洋文一序

四川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十有一年天下當復貢士於鄉禮臣列名以請仰荷 睿裁命臣士禛臣日奎典試西蜀

伏念蜀古西南徼也山川險遠距輦轂六千里徑蜀幅員且萬里兵燹之後天府沃壤盡纏荆棘恭遇 世祖章皇帝神武戡定天清地寧遺黎乂安乃眷西顧矢其文德二十餘年漸已家習弦誦戶

被詩書其在於今正生養教育為 朝廷得人食

報之日也顧臣以弇鄙小儒膺茲鉅任拜 命驚

惕中夜徬徨畏或隕越於是戒車星馳陟雲棧踰

巴閬羊腸鳥道十步九折蒙宿霧陵迂湍深箐窈

冥虎豹叫噪叱馭而前凡七十餘日始抵成都既

至云云相與誓神受事探策決題進提學僉事臣

張某所遴士一千二百有奇三試之積旬有五日

得士四十二人副貢成均者八人錄文二十首以

獻臣當颺言簡端臣惟國家致治首重人才人才

之盛莫先制舉古者用人所重者道德而已唐虞



之世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而載采  
九德實出其中周官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賓  
興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  
能獻書於王登之天府三代以上遐哉尚矣西京  
而下舉士之途大約有三曰賢良方正曰孝廉秀  
才曰博士弟子建武以還又有有道直言獨行高  
節清白質直諸目故兩漢得人號稱極盛洎末俗  
流競選舉失實左雄始議變法俾儒者試經學文  
吏試章奏此唐宋來制舉所由昉也迨乎魏晉又  
設九品立中正及其弊也乃至上品無寒士下品

無高門故旋行而旋罷自唐宋迄元明乃一歸重  
於制舉矣歷代名臣大儒肩比踵接率皆制舉之  
所得然而宋臣朱熹之論猶謂以文詞取士競為  
無用之言而尚德之風不可復見欲以明道熙寧  
之議救之其說終不可行夫鄉舉里選之法既難  
行於今日而文章鞶帨之末又慮無以獲真才而  
程實效願行之久遠而卒不可易者豈非以制舉  
之得人差為近古而無取夫竊名偽服之紛紛與  
我 皇上臨御以來寤寐旁求冀得雄俊非常之  
才以禮而羅之作人之化覃被遐邇巖棲谷飲之

士類無不爭自淬厲以冀一日之知蜀即介在荒  
服然而井絡垂曜江漢遵流璧玉犀象丹青空青  
之產木蘭楫桂椅榘枿之材桑漆麻紵之利自  
昔號為陸海地在西南其卦直坤故多文章自文  
翁興起學官巴蜀之間俗好儒雅士生其地類多  
瑰瑋閎博視鄒魯文學吳越秀民無多讓焉然而  
臣滋懼矣臣之衡士者言也士受衡而自見其奇

者亦以言也 朝廷側席詎僅雕蟲佔畢聲華組  
績之為尚與將觀其賢能以收異日之用也以古  
者司徒鄉大夫之職而責諸臣一日之取舍以古

者九德三物之效而期諸多士一日之言臣安得  
不懼隋儒王通曰文士之行可見鮑昭江淹狷者  
也其文急吳筠孔珪狂者也其文怪唐韓愈曰仁  
義之人其言藹如宋朱熹曰理明則異端不惑流  
俗不亂德可大業可久臣竊持此法以相士觀其  
言圭璋潔潤以下其守雲霞蒸變以下其才淵渟  
嶽峙以下其器量光風霽月以下其心術舉多士  
之才性情隱然相遇於尺幅行墨之中而後題  
品之拂拭之必如東方生之射覆覆十而射不失  
一而後臣心稍即安焉然臣猶有懼宣聖有言君



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是人與言猶有間也多士產於蜀請以蜀論司馬相如耀文上京而史謂其多虛詞濫說揚雄著法言以擬聖人而劇秦美新貽譏千古言固未足為重輕也至如張綱之勁節蔣琬之忠雅田錫之耿介范鎮之勇決張栻之理學虞允文之應變魏了翁之學術不必盡以文詞表見也多士今日以先資之言受衡於臣而以異日矢報之績期勉乎士勿以文章槃悅之末

而忘三代鄉舉里選之初意庶幾拔十得五以副

當宁旁求之盛心安見制舉之得人不能收德行

三才序  
漁洋文集一序

四

道藝之報與夫如是庶其無負簡書而臣隕越之

懼或少釋矣戶部福建清吏司郎中臣王士禎謹序

西巡日錄序

古者史官之職左紀言右紀事唐宋以來其職分屬中書門下二省所謂起居郎起居舍人是也若夫六飛時邁扈從近臣荷橐簪筆紀述其山川道路征伐號令則有如溫大雅之創業起居注金幼孜之北征日錄陸深之南巡日記其體製雖有不同而其合於古左右史之義一也翰林侍讀江村高先生以文章經術受上特達之知朝夕講幄

論思啓沃歷七八年所歲壬戌以滇南蕩平 駕  
幸盛京謁告 昭 福二陵癸亥 幸五臺山因時  
巡畿輔侍讀皆以法從侍 行在因所見聞成日  
錄凡幾卷其東巡日錄宗伯陳先生簡討朱先生  
既序之矣復以西巡日錄屬子序予三復其書如  
紀完縣之賜金紀阜平之復設皆關政事沿革之  
大者而紀賜裘賜裳則尤見 皇上恩禮儒臣之  
雅侍讀遭逢盛代之美有賡歌喜起之風焉昔馬  
第伯以中元元年從封禪泰山應劭取其紀述之  
語以為封禪儀其文奇峭遂為千古山水遊記之  
祖今侍讀之文不減應氏而其義又合於古左右  
史之職後有徵文考獻者此固所不得而遺也為  
序而藏之康熙二十年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王  
士禎謹序

長山縣新誌序

今上康熙紀元之二十三年閩粵底定海外有截  
遂設臺灣府縣輪廣之盛軼漢越唐會 命儒臣  
纂修 皇清一統志開館 禁中先是相國曲沃  
衛文清公亦有是請至是十年始觀厥成洵一代  
之鉅典也長山為濟東望縣舊志修於隆慶近百



年矣於是縣先達太常少卿王公徵考文獻網羅  
放紛集文學之士按部就班臚件繫叢凡例而身  
總秉筆之任書來徵序予惟志之昉也其禹貢乎  
迨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內史掌四方之志其  
職益詳下至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誦訓掌道  
方志以詔觀事巡守則夾王車備顧問廣獻納焉  
嗣是班孟堅作十志志之統於史者也辛氏三秦  
記常璩華陽國志以及三輔黃圖決錄之流志之  
別於史者也洛陽伽藍建康宮殿襄陽耆舊汝南  
先賢分志之一體者也十洲洞冥真臘佛國之屬

又山海之支別而志之詼詭者也唐宋以來作者  
衆矣而賈耽十道述李吉甫元和郡國志樂史太  
平寰宇記獨見稱說明康海志武功崔銑志安陽  
區區一邑之書而文人學士獨愛重之何與勿亦  
以其思精而體要文贍而旨潔徵因革知要害物  
土宜察風俗有當於禹貢周禮之遺者與長山古  
於陵地陳仲子之清風猶有存者長白山為副嶽  
封禪書所謂禪泰山下陞東北肅然山是也范希  
文微時讀書於此書堂故蹟在焉至今千百年士  
有廉介之風卿大夫懷先憂後樂之志實二公百

世之上有以興起之故地不百里而人物之盛甲於郡邑有由然矣太常之為是志也精而要瞻而潔是非進退不謬於聖人之旨匪惟可與安陽武功竝傳藝林亦足為他日巡守夾車之獻矣予故樂得而書之

豐城丁氏族譜序

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自睦族始故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至於周之盛時則大宗小宗之法益詳而又有小史之官辨世系定昭穆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傳曰上治祖禰旁

治兄弟下治子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此三代之盛軌也降及暴秦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而宗法始大壞隋唐以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祇據以定選舉別婚姻於是膏粱華腴甲乙之名紛紛競起浸失古敬宗收族遺意至於五代豆盧革韋說以門望為相貽笑當世宗法至是乃凌夷極矣宋歐陽氏蘇氏始本古小宗之法作為族譜後之為譜學者尚焉然予考永叔幼長於漢東終老於潁廬陵故里蹤跡未嘗一二至東坡潁濱兄弟遊宦四方



流離嶺嶠卒葬於邨子孫迄未嘗歸蜀則是二氏之譜僅託諸空言而於收族嚴宗廟之義亦未嘗實舉而躬行之也豐城丁氏其先世自周太公望受封於齊生丁公伋以字為氏其居豫章杏花村則自晉興寧間某始也其家豐城則自豐城令某始也至十八世孫安復徙居沙湖之濱其世系雖遠而可稽而今之譜斷自沙湖為一世從其近也其譜系始立於唐景福中再修於宋崇寧三修於南宋嘉定四修於元皇慶五修於明正統六修於萬曆丙戌則今之沙湖譜是也嗚呼世遠人湮文獻放軼加以干戈俶擾易姓改步之際世家閥閱有求其遺裔而不可得者甚或宗廟為墟封樹蕩然子孫夷於眩隸視牛羊樵蘇之蹂踐而若罔見聞者比比然也丁氏自唐宋以來千有餘年聚族於此廟祭以時吉凶相卹而有無相通尊卑有序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其譜一修再修迄於五六而未已其與古大宗之法即未知盡合與否然於古者尊禰尊祖之義可謂無愧矣前此為譜序者有何公延世吳公澄揭公俟斯劉公儼皆聞人大儒而今福建提學僉事次蘭君重修新譜復屬

予序予辭不敢當而君之請益勤於是原古大小宗之意以復之推此志也於以親親長長而治天下不難矣

### 豳風七月圖序

古昔盛時其君上豈弟而近人其民和樂而親上雖勢分闊絕而田廬衣食之計疾痛疴癢之情不啻婦子之相告語相慰藉焉三代而上天子以治其天下諸侯以治其國卿大夫以治其采邑皆得此意而行之觀楚茨大田諸什可知也三代以下罷侯置守於是始有循吏之名要惟不失三代卿

### 漁洋文卷一序

九

大夫之遺意而已矣康熙二十有八年崔侯之蒞吾新七載矣值水旱洊臻勩勩拮据不遑寢食雖頻歲告饑而民無流冗室廬依然是歲入夏甘雨時霈四境霑足民氣用和侯亦欣然與民同其樂也暇日屬徐生某繪豳風圖於屏風以自娛或諗予曰侯之繪豳風也亦有說乎予曰然昔周之盛也周公負宸告成王以稼穡之艱難又作詩以述后稷公劉古公亶父之事其篇什具載大雅七月之什則又詳陳豳岐之風俗凡天時寒燠之改易農夫紅女之勤劬飲食居處之瑣細以至草木禽



鳥昆蟲之榮落變遷言之不厭其詳以知天時以授民事而大旨則歸於忠厚其君仁而愛下其民義而敬上讀其詩藹然有三代盛王之思焉侯之治新也既有三代卿大夫之遺意而新민之感恩而奉上庶幾乎于貉獻豨羔羊朋酒之風是皆可被諸咏歌傳之圖畫而侯之意不但已也于耜舉趾築場納稼無惰農矣求桑采蘋元黃載績無佚女矣春酒以介壽茶樗以食農則仁讓旣興詬誶不作人倫正而民志定矣是侯之志而期與新民共之者也安在禪丸之區不可以幽岐之治治之乎宋馬和之嘗畫國風圖進御高宗親書其上藝苑至今稱之生之畫未知視和之何如而侯之意深遠矣

歸潛志序

歸潛志八卷金人劉祁字京叔撰蓋紀載金源一代人物事蹟而國家盛衰興亡之故亦因以見焉金史於天興二相傳引京叔之言致慨於貞祐南渡之後宰執皆因循苟且馴致亡國語載此志第七卷中又謂劉祁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微有異同金末喪亂之事有足徵者今雜編之

書不傳而此志猶首尾完好是可寶也志稱高祖  
南山翁者名撝天會元年詞賦進士其子汲亦進  
士第入翰林為供奉京叔父從益嘗為御史終應  
奉翰林文字史載文藝傳傳末附書京叔并及此  
書按金自崔立之亂中原板蕩文獻放失賴二三  
君子有志史事者私相撰述元開史局蒐羅掌故  
京叔裕之之書皆上史館攬摭為多焉予嘗歎遼  
以制科取士其間躋政府登膺仕者甚衆而考之  
列傳自橫帳諸院國舅別部三族之外其行事不  
少概見豈制科之所得盡無人與抑史臣記載之  
疎也遼金立國規模不甚相遠而金源人物文章  
之盛獨能頡頏宋元之間非數君子紀述之功何  
以至是與幸編簡尚存護惜而流通之固吾黨之  
責也李翱有言前漢事跡所以灼然傳在人口者  
以司馬遷班固敘述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  
之詳也一代之典章文物得其所託則傳不得其  
所託則淪於煙莽而後世徒有文獻無徵之歎文  
士之關於國家詎細故哉是志也可以觀矣

淄乘徵序

今淄川古般陽縣以在般水之陽故名按班書地



理志濟南郡有縣十四般陽第八後漢書郡國志  
齊國六城般陽第六前漢菑川國領劇東安平樓  
鄉三縣洎後漢時三縣入北海國今考其地皆在  
青州東北境中與般陽無涉太平寰宇記云淄川  
縣本漢般陽縣屬濟南郡後漢屬齊國宋元嘉五  
年於此置貝丘縣隋開皇十八年改貝丘為淄川  
縣此淄川名縣之始自西漢已來千餘年間郡國  
數變易然自般陽而為貝丘自貝丘而為淄川著  
於史乘班班可考者如此說者不察妄以隋淄川  
縣為漢菑川國地理既譌乃并其人物古蹟而

傅會之絲棼膠牢不復可解有識者率知其非而  
卒鮮訟言以正之者此載積畢先生淄乘徵所為  
作也按卷中考證舛誤凡數十事而大旨則在辨  
菑川淄川之譌其據依博而確其文詞辯而核誠  
著作之選也俗學之相蒙久矣至於地理郡國歷  
代沿革之故考證尤不易即如畢萬之魏在今蒲  
州永樂鎮而以大名之元城當之韓退之南陽人  
乃今修武縣之南陽城而以為南陽鄧州諸如此  
類不可殫紀顧安得如先生者一一而是正之耶  
予讀其書深喜其不為俗學而於史乘裨益尤多

焉故序之云

光嶽英華序

光岳英華集十五卷自第一卷至第三卷皆唐人詩第四卷至第十卷則元人詩後五卷以明初詩附焉集為元末汝南許中麗仲孚氏所編舊有豫章揭軌序序稱許氏錄二代之詩取其合作者分律詩歌行凡若干首今本僅七言律詩無歌行或非完書矣然卷帙與焦太史國史經籍志合豈焦氏所據即此本而歌行久闕軼不傳耶集所錄既皆律詩所取者又皆圓孰穩順不爽銖黍下唐詩

鼓吹遠甚而揭序稱其勝楊仲弘氏唐音非篤論矣然自有宋歐梅蘇黃已後律詩多變體求其抑揚抗墜有唐人遺音者百無一焉許氏此編由極變而返之正不為無補未可盡廢而使無傳也子乃刪去唐詩三卷別次為七卷定為元詩光嶽英華集仍以明初詩五卷附之通十二卷藏之篋中

唐賢三昧集序

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司空表



聖論詩亦云味在酸鹹之外康熙戊辰春杪歸自京師居寶翰堂日取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於二家之言別有會心錄其尤雋永超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爲唐賢三昧集釐爲三卷不錄李杜二公者仿王介甫百家例也張曲江開盛唐之始韋蘇州殿盛唐之終皆不錄者已入予五言選詩故不重出也

### 唐文粹選詩序

唐文粹選詩六卷漁洋山人刪定吳興姚鉉之書也宋淳化間開局編撰文苑英華及太平御覽廣

記諸書而英華輯錄唐人詩賦雜文凡一千卷率浩汗無法擇於是姚氏擷其菁藻略其繁蕪纂爲此編猶東萊先生纂江鈿文海以爲文鑑云鉉別裁具眼其書頗貴重於世所取詩止樂章樂府古調而格詩不錄視後來鼓吹三體諸唐詩特爲近古較殷氏英靈元氏篋中二集稱弘備矣予少習是書惜其雅俗雜糅未盡刊削如馬異結交貫休行路難之類譬珠玉蒙於沙礫恒思淘汰之未暇也今年長夏積雨苔蘚被堦廬居少事輒取刪之亦如姚氏纂英華之例定爲六卷於是去俗存雅

唐賢之光燄益發越於千載之下矣姚氏編詩起  
甲終癸分類瑣屑條目衆多予概為汰去而次第  
則仍其舊庶幾與殷璠元結兩集可以並行不愧  
云爾

感舊集序

僕自弱冠薄遊京輦浮湛江介入官中朝常與當  
代名流服襄駮駕自虞山婁江合肥諸遺老流風  
未沫老成具存咸相與上下其議論頗窺為文之  
訣時年力壯盛無窮愁憂生之嗟加名師益友近  
在家庭忽忽不自知其樂也彈指已往才如夙昔

漁洋文卷一序

十五

遂多死生契闊之感康熙壬子秋以王事于役

巴蜀行囊斜谷中回憶舊遊不勝羊曇華屋之痛  
已而迴舟下峽奉太夫人諱徒跣東歸與先兄考  
功相依為命未期而考功又殉母死矣風流頓盡  
發言莫賞憶昔與考功從容燕語每舉選詩所遇  
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之句憮然久之詎謂中年備  
歷斯境自考功云亾倏及半載恒欲編綴遺文以  
報地下嗚咽摧藏輒掩卷而止一日讀魏太子與  
元城令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謂百年已分長共  
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既痛逝者行自念



也又讀歐陽子所作張君墓表敘述河南幕府舊遊以為自君之卒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頤者死亦六七年其與君同府而遊者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死則病且衰如予是也棖觸紆鬱不禁泣下霑襟也因念二十年中所得師友之益為多日月既逝人事屢遷過此以往未審視今日何如而僕年事長大蒲柳之質漸以向衰歲月如斯詎堪把玩感子桓來者難誣之言輒取篋衍所藏平生師友之作為之論次都為一集自虞山而下凡若干人詩若干首又取向所撰錄神韻集一編芟其什七附焉通為八卷存歿悉載竊取篋中收季川中州登敏之例以考功終焉

佳山堂集序

三百年來海岱間推世學者必首臨朐馮氏蓋自閻山公從醫閭賀先生學得白沙之傳歸而講學於鄉正嘉以還青社諸先生理學淵源遞相授受遠有統緒實自公發之又以餘事鼓吹風雅為青社耆英之會風流弘長迄今稱道弗衰再傳而四馮公出以文章震耀海內一時弇州中麓諸賢交相引重而光祿少洲公撰風雅廣逸詩紀諸書談

藝家奉為規矩又再傳而宗伯文敏公以經術文學領袖館閣論者謂其學有根柢詞尚體要奏議論事之文比諸陸敬輿蘇子瞻無愧色世所傳北海集是已自閭山以逮文敏凡歷四世遠而彌耀譬之江河發源崑崙岷山歷塞外經秦豫吳楚數萬里然後匯於溟渤洩於歸墟若今相國易齋先生殆馮氏之溟渤歸墟與先生承累世家學繼文敏公之後涵蓄演迤蔚為大儒壯而登朝受知世祖章皇帝迴翔臺閣高文典冊率出其手是時四方無事上方嚮用儒雅萬幾燕閒屢召先生

入侍亨齋講求治道商較經史往往至夜分乃罷  
皇上登極遂總臺憲進尚書尋命入閣參預機務蓋世祖皇帝知先生甚深而未及枋用

皇上陟降紹庭人惟求舊故爰立作相而不疑先生自念受兩朝知遇之深正色立朝卓然以古

大臣自命史稱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先生殆兼而有之先生以文學侍從久撰著甚富既躋綸扉不欲以文章自見諸門人請於先生得藏稿次為若干卷竊惟國家值休明之運必有偉人碩德以雄詞鉅筆敷張



神藻聳功德於漢唐之上使郡國聞之知朝廷之大四裔聞之知中朝之尊後世聞之知昭代之盛然後文章之用為經國之大業而與治道相表裏惟先生之文足以當之詩三百篇以七月冠豳風之首以文王下武卷阿諸什為大雅之正而尚書旅獒無逸諸篇皆出周公召公成周之治於斯為盛後有推本朝制作以上繼謨誥風雅之遺者微先生其孰歸與

徐詩序

徐詩者刻徐夜先生詩也先生初名元善字長公

三石之序

漁洋文集一序

十

慕嵇叔夜之為人更名夜字嵇菴又字東癡世為濟南新城人曾大父準萬曆間進士歷官雲南布政使時稱山東四君子公其一也先生為從祖考功季木先生外孫少讀書外家湔染風氣束髮工為詩為外祖所愛年二十九遭世亂母死遂棄諸生隱系水之東茅屋數椽葭牆艾席凝塵滿座晏如也順治辛丑一遊錢塘過孤山訪林和靖故居渡浙江沂桐廬登嚴先生釣臺酌謝臯父墓裴回賦詩而返又十三年為康熙癸丑赴故人之約西遊宛鄧歸遂不復出戊午己未間有詔旁求巖

穴之士士皆鱗集闕下有司將以先生應詔

力以老病辭先生少為文章原本史漢莊騷工於  
哀豔五言詩似陶淵明囋刻處更似孟郊中歲以  
往屏居田廬邈與世絕寫林水之趣道田家之致  
率皆世外語儲王已下不及也癸丑春予與先西  
樵東亭兩兄過其村居老屋三間雨久穿漏若將  
墜焉予遺書邑令曰昔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  
請縣官為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幾十畝免其徭  
役今得保遂其志使士人識廉恥之方又楊君謙  
蘇談記中峰和尚草堂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搬運

中峰塗壁吳人至今傳之今徐先生并日而食簞  
瓢屢空所居一畝與蓬藿黽共之明公誠能紆  
王弘之軫損草堂之資繼跡次山海粟松雪三君  
子者亦佳話也今又十年先生貧日甚年且七十  
矣其詩散佚半飽蟲蠹子在京師數寄書索其稿  
先生但遜謝而已子乃就篋中所藏斷簡編綴之  
得百餘首刻梓以傳先生千載人可傳於後者固  
不在區區文字之末而後世之人或因此百餘篇  
想見其流風餘韻是亦知人論世之資也先生貌  
癯而神清望之如谿松露鶴書法類虞永興在里



中與子兄弟九厚善

帶經堂集卷三十九

十五

漁洋文卷一序

于



帶經堂集卷三十九

漁洋文卷一序

新城王士禛貽上

漁洋文二序

竹垞文類序

秀水朱文恪公以名德著萬曆中諸子姓彬彬繼起號能文章四十年來浙西言文獻者必首朱氏文恪公之曾孫曰彝尊字錫鬯最晚出文章之名播海內一旦出諸父之右予考唐史若韋氏杜氏裴氏蘇氏崔氏盧氏之屬皆累世為公卿當時史官至為著宰相世系迄於宋代則有若邯鄲李氏

漁洋文卷二序

一

三カ下子

魏郡王氏壽春呂氏河南韓氏暨范文正韓忠獻父子兄弟其功名率與國運相終始蓋唐宋以來其重世臣如此錫鬯少逢喪亂棄制舉自放於山巔水涯之間肆力古學研究六藝之百家苦貧依人遠遊南踰五嶺北出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罘所至叢祠荒冢金石斷闕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其同異其為文章益奇嗚呼以文恪之德錫鬯之才不得比於唐宋之世臣而終老布衣僅以文章自見蓋遇不同矣是可感也錫鬯之文紆餘澄澹蛻出風露而於辯證尤精詩則捨筏登岸



務尋古人不傳之意於文句之外今之作者未能  
或之先也始順治戊戌予在都下見錫鬯嶺外詩  
嗟異之康熙甲辰錫鬯過廣陵投予歌詩適子客  
金陵不及相見丁未始遇於京師中間聚散不一  
迨今丁巳予復入京師而錫鬯又將有金陵之行  
回憶予始見錫鬯詩忽忽已二十年兩人者論交  
亦十有四年而錫鬯與予皆非少壯人矣錫鬯過  
別予以所著竹垞文類屬序予因述其所有感於  
中者而并道予二人離合之情以遺之錫鬯其亦  
有感於予言也夫

回中詩集序

康熙二十年三月 仁孝 孝昭兩皇后梓宮將  
歸寔於昌瑞山維時 萬乘臨送八神開蹕會

皇上有事 孝陵王公宰相而下扈從凡若干人

羽林飲飛之衆震耀山谷皇哉一代之鉅典也比

部員外郎臣犛祇役其間歸而輯其道路往返之

詩若干首曰回中集以視國子祭酒臣士禛讀之

終卷乃作而歎曰嗚呼 聖朝孝治之隆 兩宮

徽音之美 昭代典章文物之盛胥備是矣是不

可以無述者也臣犛少以相臣子侍衛 世祖章

皇帝嘗冠鷩冠從豹尾出入陛楯之間甘泉上林  
羽獵遊幸未嘗不從洎世祖龍馭上昇犖亦一  
麾佐郡浮湛江外積有歲年今者瞻望槁陵傷懷  
弓劍撫日月之易逝悲攀顙之末從其哀慕宜有  
過人者又其先臣文康公昔以節越填撫茲土旋  
乃登庸九罭之思東人未沫犖始以節越填撫茲土旋  
庭於此今白首為郎復以王事于役山川如昔風景  
不殊距其先臣建節之年俛仰之間忽一世矣語不  
云乎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三百五篇大抵皆忠臣孝  
子之所為作也讀回中集為之感動流連不能已已  
如見古忠臣孝子之用心焉其亦無愧於風雅之義  
爾矣夫離騷之於君非不忠也然而其詞懟伯奇之  
於父非不孝也然而其詞傷彼皆不幸而值家國  
之變者也斯集也其猶得風雅之正與若其紀山  
川備掌故論世者皆宜有取焉不具論論其大者

雙江倡和集序

詩三百五篇於興觀羣怨之旨下逮鳥獸草木之  
名無弗備矣獨無刻畫山水者間亦有之亦不過  
數篇篇不過數語如漢之廣矣終南何有之類而  
止漢魏間詩人之作亦與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



間謝康樂出始剗為刻畫山水之詞務窮幽極渺  
挾山谷水泉之情狀昔人所云莊老告退而山水  
方滋者也宋齊以下率以康樂為宗至唐王摩詰  
孟浩然杜子美韓退之皮日休陸龜蒙之流正變  
互出而山水之奇怪靈闕刻露殆盡若其濫觴於  
康樂則一而已矣虔州當閩楚百粵之會挾雙江  
之奇為東南山水最勝處宋君牧仲奉命視權  
其地值閩粵湖南初定之後為政清靜務與商旅  
休息放衙無事時時與客登高望遠形為歌詩又  
其邦之高士彭君魏君輩遯跡金精山中君皆能  
致之相與流連倡和至於扁舟數千里所過如匡  
廬九子彭蠡落星諸奇勝莫不畢見於其詩盛矣  
哉古未有也今讀倡和集有二謝有王孟有杜有  
韓有皮陸又有西崑有元白有張王樂府蓋山水  
之奇秀至是而刻露無餘而康樂以還諸家之體  
製亦至是而綜括無遺憾矣自用兵以來贛石烽  
燧達章門者數載一旦得君巨麗之筆爬剔而洗  
濯之豈非西江山水之厚幸哉予既為評次之而  
為述其梗概如此

近日論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遠近無異詞顧朝宗不工於詩如唐李習之皇甫持正宋蘇明允陳同父之屬盡然未足為朝宗多憾也牧仲與朝宗同里同時獨專工於詩昔人論琴謂初下指一聲不合即終身無復合理牧仲之於詩蓋其天性合耳黃州以前守而未化虔州以後每變愈上今所傳雙江回中諸集是也諸集子皆為之序論讀西山倡和詩復為書後如此要之朝宗之文牧仲之詩自當抗行中原梁園風雅自鄒枚莊忌夫子之徒於今為盛矣後有識者其以予為知言也夫

嵩遊詩選序

黃州葉井叔家武昌之樊湖以漁釣琴書自娛暇則出游寒谿大小泗中懷漫叟之風長嘯賦詩翛然自適旣而解巾登仕一為延平推官復用新例改官知河南登封縣登封治嵩山之下山川清美風俗淳儉井叔樂而安之益用古循吏之治輯和其民旣逾歲政事修舉訟獄衰息每當雲物澄霽輒攜書卷登三室眺龍門偃息盧巖之下臥聽瀑布吟咏終日山煙旣夕巾駕而返山中樵牧造次遇之以為隱人道流不知其宰官也又嘗輯漢唐



以來碑碣文字作石刻集記二卷為之辯證甚具其書流布人間見者謂為劉原父薛尚功之流然諸君子率竭生平之才力以成一家之說而井叔顧得諸簿書期會之餘故其書尤可愛玩而其視諸君子為尤難井叔故工於詩既官登封數載詩益清深雅健纒纒可誦比來京師予獨取其嵩山

**後集**

**列次為集而序之**

曰從來仁智曠達之士莫

不寄託山水以抒寫其志意而其才或不足以數之則亦湮沒而不足以傳即或一丘一壑工於刻畫形似及與語五岳之遊非有絕人之才鮮不為

名山大川之所奪此古今之通患也嵩高位天地之中居五岳之首自禹貢大雅載記而後代有作者若井叔之工而且富吾見亦罕矣此非具絕人之才不能也嵩山舊有書院祀二程子與宋崇福宮址跬步接近崇福宮者宋故事多以宰執領之其重與玉清昭應宮埒井叔考稽史乘自司馬文正公而下得十二人合而祠之時其祭祀又為之記以風示來者俾知所矜式此四百年闕略未舉之典而井叔能行之於今日尤可書也予故並記之以為世之志乎循吏者法不獨其詩之工也

黃湄詩選序

順治己亥予以選人在京師始與幼華相見其年  
冬予之官揚州合肥龔端毅公集諸詞人賦詩祖  
道聯爲巨軸推幼華詩最工然予實未與深言詩  
也康熙丙午予在禮部幼華自江南寄黃湄漁人  
詩一卷一變而清真古澹逾於其舊戊申己酉間  
幼華知潛江縣再變而爲奇恣雄放類昌黎所謂  
妥帖排冪者又十年丙辰幼華自潛江以治行第  
一徵拜給事中益朝夕就予論詩及歸龍門讀書  
太史公祠下其詩益變而齋淫澄深渺乎莫窺其

涯涘蓋予束髮已來所見海內賢士大夫多矣而  
離合久暫書尺往來未嘗不及於詩者惟幼華一  
人故幼華之詩二十年間凡數變而予皆能道其  
所以然幼華才高而氣雄心虛而善下於其鄉交  
孫豹人於楚交顧黃公於江淮交吳賓賢汪舟次  
季角有郝士儀者善詩隱於賈嘗與幼華為友後  
數年死幼華哭以詩其詞甚悲又有吳周者貧士  
也嘗賦杜鵑行幼華見之與定文杵臼間在潛江  
聞周死序刻其遺詩傳之其力行古道皆此類予  
習見近人言詩輒好立門戶某者爲唐某者爲宋



李杜蘇黃強分畛域如蠻觸氏之鬪於蝸角而不自知其陋也唐詩三百年一盛於開元再盛於元和退之琴操上追三代李觀之言曰孟郊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二謝李翱亦云蘇屬國李都尉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皆能兼其體而有之今人號爲學唐詩者語以退之琴操東野五言能舉其目者蓋寡矣歐梅蘇黃諸家其才力學識皆足凌跨百代使俛首而爲捨拾吞剝禿屑俗下之調彼遽不能邪其亦有所不爲邪河水發源崑崙七萬里而入海江水發源天彭闕亦萬里而入海至其生於天一放乎歸墟則一而已矣世人顧欲以坳堂之見測江河之大其不長見笑於大方之家者幾希幼華論詩獨能破流俗之說汎濫於唐宋諸名家上沛騷選以成一家之言故其詩每變而益上其足以行遠而傳後無疑然幼華方以才望爲天子諫官其所重者固有在吾未敢以詩人盡之也

笠山詩選序

給事中古隸門下省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其職主草制備顧問獻納得失駁正違繆自漢以來多以

名儒為之其後省門下不置而給事中分職視六曹列署禁地其司獻納駁正與古無以異士人讀書服古一旦得為是官可謂清切矣康熙二十年滇南底定其明年遂大開言路一時上封事者甚衆而給事中孫君數言事當上意直聲動朝廷君居笠山之陽自其少已負奇氣倣儻自喜承其家學三百篇穿穴箋疏洎廬陵睂山東萊華谷諸家之說以上探六義之奧旨尤篤好蒙莊之書久之縱橫演迤自屈宋賈董馬班而下罔不漁獵數年而其學大就君為人磊落洞達見義必為有

資育之勇而坦中無城府尤不喜邊幅齷齪伸眉抵掌意豁如也自予舉禮部里居時君猶為諸生則已知君異時必為廉吏為諫官為古遺直洎君舉制科登禁近前後二十年而予言始信君讀書之餘尤善為詩雖舟車行役簿書期會未嘗輒廢西游咸秦南窮甌越詩日益工五言如禁煙寒食路霽雨杜陵春楓丹千籟叢山紫萬蟲悲爽籟午峰竹清流幽澗泉一帆涼月轉四面翠屏開七言如河聲入洛三門合嶽色來秦萬里明烏藏諸國晴時見風卷洪濤靜夜聞黃菊候中無雁到綠榕



林外有猿啼此類數十句雖古作者無以加也而其憂天憫人之意亦間見於篇有皮日休農夫謠元白秦中謠之遺意求之輓近不易得也廣陵汪君季自故與君談藝相善嘗論次君詩而君以予素知君者因復屬論次之予之知君匪獨詩也而詩亦其一也因敘述其梗槩云爾

陶菴詩選序

德州李君霖瞻以順治三年釋褐登進士第仕為平陽芮城令值姜瓖之亂間關數百里西渡河走長安謁制府孟尚書效包胥之哭尚書為大出師

漁洋文集二序

十

以君贊畫軍事既復手縛偽監軍某以獻幕府上其功會有尼之者賞格弗行而君遂罷歸今三十餘年矣嘗讀陳湯傳至耿育訟湯之書謂湯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輒為掩卷太息不能自止君當巨寇披猖之日請師圖恢復卒使三晉危而復安而歸老放廢其功卒不見於世此可為搯擊太息者也君來視其弟編修君京師與子從容杯酒間出眎古詩一卷予灑然異之夫古詩難言也詩三百篇中何不日鼓瑟誰謂雀無角老馬反為駒之類始為五言權輿至蘇李十九首體

製大備自後作者日衆惟曹子建阮嗣宗左太冲  
郭景純數公最為挺出江左以降淵明獨為近古  
康樂以下其變也唐則陳拾遺李翰林韋左司柳  
柳州獨稱復古少陵以下又其變也綜而論之則  
劉勰所謂結體散文直而不野漢人之作曷不可  
追慷慨磊落清峻遙深魏晉作者抑其次也極貌  
寫物窮力追新宋初以還文勝而質衰矣昭明稱  
陶詩跌宕中腴猶未為知陶者也君古詩大抵原  
本於陶而雜采諸家之美此其能自名一家而可  
傳於世不疑也古詩之絕響久矣規模者工形似  
馳騁者倂規矩當淫哇競奏而聞琴瑟古澹之音  
或倦而思卧者有矣予乃點次古詩為一卷與海  
內知詩者共之以近體詩二卷附焉要其皆可傳  
者也

玉巖詩選序

采玉於于闐勃律之間而或遺徑尺之璧玉人相  
之登以華篋襲以緹巾十五城不以易焉而玉重  
矣求木於鄧林豐尋以往皆足備櫛櫨庸隋之用  
而或遺豫章之材工師度之獻諸明堂任以桴梁



飾以雕鏤文采而木重矣文章之士亦然以邯鄲  
竺楊修繁欽之才生同建安而不得與於典論數  
子之列即何論下此者乎莆田林君石來少以詩  
有聲閩中弱冠上京師取進士高第幾入館閣之  
選已乃屢以才望推擇為中書舍人倖直禁中旬  
日休沐間偕二三同志遞相倡和若忘乎官曹之  
冗散者康熙十七年有 詔求宏博之士四方者  
碩名流雲集響赴既而試體仁閣下拔其尤者五  
十人皆入翰林為史官而君先是以奉諱歸莆陽  
矣論者謂以君之文章才具宜在文學侍從之列  
或領史事發凡起例以繼扶風順陽之後或為左  
右史紀言紀事荷橐 殿陛之間既再值其會而  
不得一遇宜其悒鬱無聊不平有動於中矣而君  
顧處之泰然彈琴賦詩近於古之樂天知命者其  
旨趣如是則其詩之工也不亦宜乎君之詩溫潤  
縝密乎尹旁達扶疎而直上譬之玉與木然愧予  
不能為玉人工師也今次其集為二卷凡古近體  
詩若干首成一家之言

蕭亭詩選序

蕭然之陰其東面曰大谷俗作谷谷中有二十四村皆

良田沃壤土厚而水甘桑柘交蔭雞犬之聲相聞  
古于茲仙人白兔公遺蹟皆在其處蓋隱逸之奧  
區也吾內兄蕭亭先生居之初蕭亭居市城卜居  
於此得靈芝五色於山麓泉上因作采芝山堂背  
黃鵠面象山流水遠戶青山在左其西則精藍鱗  
次梵唄之音朝夕響答苗茨數椽斤斧不施莞牀  
著席彈琴咏歌若將終身焉者客至蘼蘇不爨茗  
飲椽栗清言竟日而已陶貞白有言吾見朱門廣  
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  
難立止恒欲就之蕭亭生席華牀先少保公功德  
在前朝載之盟府諸父皆為世聞人鳴鐘列戟其  
所固有一旦棄之如脫屣而甘就隱約以終老豈  
時命之使然與抑有所託而逃焉者與毋亦有味  
乎貞白之言而為是硜硜者與蕭亭古今詩盈千  
首樂府古選尤有神解予為擇其最者三百餘篇  
別為選集後世誦其詩庶以知其人焉

蓮洋詩選序

河中為郡當兩介之首形勝冠寓中記稱太華中  
條本為一山巨靈顛負掌華蹈襄開為二以通河  
流禹貢之壺口雷首龍門華陰正當其處古秦晉



之交也中條之南有地曰永樂唐詩人玉溪生故居在焉水經云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注謂渠豬之水即其地也經又云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注謂水南出玉溪義山自號蓋取諸此吳生家永樂讀書奉母耕牧河山之陽家苦貧數數出遊走燕趙齊魯梁宋吳越之墟所至與其仁賢游處歸而有詩數百篇古澹閑肆得古作者精意而自成一家之言灼然可傳於後者也昔在丁戊間生來京師予祛其篋得蠹簡數十番讀而駭歎謂非流俗所應有以示劉吏部汪戶部梁侍御三君方

枋文章海內其駭歎復不減予今十餘年矣此生再入京師則三君者皆解官歸卧或十餘年或七八年而吏部又前歿昔之與生遊相知者獨予在耳相與追道往事太息感慨至於泣下嗚呼以生之才挾其文藝遊於四方歷十餘年而所號為知己者無過予輩四三人不數年間皆散去或且化為異物久矣豈不重可感哉於是予召之飲酒既酣復祛其篋則其詩雷硯畫豁又過於昔予讀之河傾燈炮不知止惜乎三君子不在不獲與之矜賞如曩時也會天子下詔求博聞之士備顧

問著作於是謝比部方山以生名應 詔或以爲  
生與司馬子長生同里又同遠遊其才皆不世出  
蓋河山之氣融結於千歲之久宜其先後相望無  
愧色是固然矣然子長生逢武帝右文不免戮辱  
發憤述史記今吳子遭遇休明以布衣之賤一日  
名達 黼宸行且荷橐簪筆立第二螭坳之下曾  
何子長之足云又況義山白首幕府名不挂朝籍  
者哉生名震字天章子同年臨穎君之子蒲州諸  
生

悔齋詩集序

漁洋文卷二序

十五

予居揚州三年而後知海陵吳嘉紀嘉紀貧士所  
居瀕海斥鹵之地老屋敗瓦苦竹數畝蔽虧之蛇  
虎蒙翳黽黽啼嘯人跡畫絕四方賓客之所不至  
嘉紀苦吟其中不求知於人而名亦不出百里之  
外廣陵去海陵百里嘉紀所居去海陵又百里雖  
見其詩而無由見其人一夕雪甚風籟窸窣街鼓  
寂然燈下簡篋中故書得嘉紀詩讀且歎遂為其  
序明日遣急足馳二百里寄嘉紀於所居之陋軒  
嘉紀感予意一來郡城相見極歡始予知嘉紀以  
前戶部侍郎浚儀周公周公知嘉紀則以汪楫楫



字舟次嘉紀所為賦管鮑篇者也竊以為真賞日  
希有才如嘉紀天下之人不知之鄉曲之人不知  
之即其妻孥亦且駭異唾棄之舉世無知之者而  
獨汪楫知之然則楫之為人何如也自是思見楫  
如前之欲見嘉紀久之而楫以詩來謁酒闌月墮  
抵掌漢魏以來六代作者升降之故當其神解意  
盡麈尾奮擲頭沒杯棹中一坐屏息予乃作而歎  
曰楫之人如此其詩如此其持論如此其知嘉紀  
有以也楫之詩以古為宗以潔為體以清泠峭蒨  
為致大抵與嘉紀同當其自得於心即亦不必盡  
同也楫少從周公論詩自矜其詩不欲版行如世  
俗人所為周公自青州寓書敦勉至再始刻詩百  
篇蓋其自命之意又如此

新城王士禛貽上

漁洋文三序

鄧孝威被徵八詩序

客問乎王子曰鄧先生被徵八詩何其多楚聲也王子曰何謂也曰鄧先生昔嘗北游蔡州南遊嶺表矣遠或萬里近或二千里皆歷歲月之久而始歸顧其爲詩雕畫土風摹甲新意無幾微羈旅侘傺之色今天子崇文治思得奇才異能之士備

顧問鄧先生哀然為舉首待詔公車長安公卿

三五字

漁洋文卷三序

一

大夫莫不喜其來延致恐後且京師距淮南二千里置驛相望地非遠於嶺南蔡州也鄧先生顧悵然若有不自得者讀其詩又悽惋哀激類乎楚聲是以疑也王子曰是三百篇之志也詩有六義正變不同而皆本於忠孝之旨南陔白華孝子之所以養也武王之時鄉飲酒燕禮則用之所謂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迨其後而陟岵鵠羽之詩作焉陟岵之次章曰母曰嗟子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由來勿棄鵠羽之次章曰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蓋古之孝子行役



於外不獲養其親其詞之迫切如此今鄧先生有  
母年八十矣一旦舍甘旨之養遠來京師其情之  
迫切與陟岵鵠羽之詩人無以異故其言如此亦  
猶南陔白華之遺意也昔鄧先生遊蔡州嶺表年  
方壯母亦未衰其意怡懌則其詩之異於今也宜  
也客曰善乎子之說詩也夫鄧先生之詩數篇耳  
而正變之義具焉使在采風之世其不見刪於孔  
子可知也予曰然遂次其語以為之序

### 使粵集序

西粵介在五嶺外古為荒服士大夫非游宦奉使  
則不得至焉然其山川特奇秀階拔甲天下而物  
產之瑰異若珍木靈藥犀象孔雀翡翠之屬率為  
中土所貴重故韓文公有遠勝驂鸞之句而石湖  
范氏至取其語以名其書其山川可愛慕如此然  
自唐宋以來為流人放逐之地或者又謂其地多  
瘴癘風俗雜猺獠談者遂視為畏塗間有高流勝  
士一至其地者即才情筆墨足以發山川之靈秘  
狀草木鳥獸之怪奇然往往不勝其幽憂侘傺之  
感若夫至而樂其風土巖岫既去而不能忘又取  
其風物土宜緝為一書以傳四方若范氏者自唐

宋以還不數見也門人翰林編修喬君子靜以康熙二十年冬奉命典粵試往返半歲有詩若干篇編為一通至京師以授予初君之被命也人或為君難之君應曰否否子聞西粵山川舊矣願遠在七千里外度足跡無由至焉今幸以天子命往得盡攬湖湘桂海之勝固予志也於是聞者文歎慕以君奇懷曠致為不可及今觀卷中諸篇自洞庭瀟湘南嶽九疑以至零陵桂林諸名蹟犁然皆具而其詩又奇秀峭拔與其山川相似自范氏以來歷五百載而得君以繼其後豈偶然者哉至於磨厓碑黨籍碑數篇於前代興亾人才消長之際尤不啻三致意焉又非僅侈登臨遊觀之美而已也他日雖與石湖之書並傳可矣

南征詩集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年滇黔底定冬十一月二十日以露布宣示百官大赦更始二十四日加上兩宮徽號遂以明年春遣部院府寺諸臣代祀嶽瀆海鎮前代帝王有功德者即其陵寢所在以類祀焉同年大理少卿魏君實隄湖南祀炎帝虞帝二陵既畢事歸以道路所得詩若干首編為一軸



以授予 國家方值休隆昌熾之運武功克濯祀  
事孔明甚盛舉也其在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祭法曰法施于民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此物  
此志也君常為御史備法從凡 朝廷因革民生  
利害知無不言前後章數十上湖南當滇寇豕突  
之日被兵最早長沙衡澧又寇所盜據為三窟洞  
庭之南五溪之北疾首蹙額日不聊生者自甲寅  
迄今近十年矣君舟車所至詢疾苦省謠俗率皆  
形諸咏歌以附於輶軒采風之義冀聞 當宁非  
厪如騷人遷客侈瀟湘洞庭之觀擷芷蘭杜蘅之  
秀已也於記有之曰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是以  
得其人之為貴也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  
燭有司跛倚以臨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  
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晏朝而退孔子美之君以  
忠信之質學禮有素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以奉揚  
天子明德達於鬼神斯可謂得其人者也記又有  
之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嗚  
呼於是集備觀之矣

東渚詩集序

宛陵諸梅自宋都官而後散居宣郡諸邑東渚之

梅所居傍稽嶺俯臨大溪為宛陵山水最佳處梅  
君子翔東渚諸梅之巨擘也少耽墳籍放意雲壑  
之間構一樓下瞰是谿溪水如環如玳遶樓徐逝  
每當天籟忽發山雨欲來飛流濺沫之聲交集於  
耳畔今翰林侍讀愚山施先生取孟襄陽詩句名  
之曰滿聽且為之記於是樓之名益著而君之詩  
亦因以傳夫詩之為物恒與山澤近與市朝遠觀  
六季三唐作者篇什之美大約得江山之助寫田  
園之趣者什居六七君嘗東登日觀放於琅琊之  
采西泛左蠡陟匡阜溯蕭江濫章貢禮青原七祖  
道場而歸老東渚之上所謂江山之助田園之趣  
蓋兩得之宜其詩之風味澄蘊絕遠世事讀之者  
亦如風之刁刁然而生水之激激然而鳴水石怒  
爭鞞鞞嘈呖中如不平以眎夫高車飛蓋紆組影  
纓者其得失豐嗇為何如必有能辨之者矣君再  
枉寄書文詞甚高予休沐少暇報書遼緩自分見  
絕於君而君意益勤因為敘述其詩之槩如此亦  
聊以荅君之意云

覽古詩集序

士君子平居讀書必明於古昔治亂得失之故人



才賢否之辨世運升降之由然後發於文章施於政事莫不沛然而有餘犁然而不惑猶以為未足也則又必憑軾萬里歷觀古帝王聖賢將相之遺蹟自通都大邑名山巨川以逮叢祠荒冢金石斷闕之文所至憑弔其風流考訂其是非以發抒其氣而證其所學乃可以上下千古而無憾焉門人江子辰六之學淹貫古今予每與之論史事俯仰數千年如指諸掌早歲絕江淮泛洞庭南窮夜郎盤瓠之鄉發為歌詩浩落有奇氣茲覽古詩一卷則康熙丁巳適河東行役道路之所作也其地自

楚而韓魏燕趙其世自皇古而唐宋其人自女媧軒轅而迄於司馬文正公凡為詩如千首美刺具焉史家所謂隱而彰直而寬簡而明微而切者畢見於是矣聞之先儒有言有史傳之文焉有歌咏之文焉史傳之文以實錄為主歌咏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予嘗聞其說而疑之信斯言也則孟氏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何謂邪今江子之詩獨能以三百篇溫柔敦厚之詞而傳於二百四十二年善善惡惡之義後之觀者將以為歌咏之文乎抑以為史

傳之文乎昔唐宋間精於史者有劉知幾劉恕范祖禹諸人其詩率無可稱而王孟高岑蘇梅黃陳之流亦不聞以史事自見而江子兼之雖高視古人可矣

突星閣詩集序

崇禎中楚名士首漢陽二王二王者士乾懷人世顯亦世其學湛於經術博綜六藝海內士執牛耳者皆欲得二王菑之而懷人有才子曰戩蘄然奮頭角揮斥六合上軼旁出弱歲遊長沙題詩嶽麓云不借直踏寒煙裏麝香獨遊亭午時子讀之已

源洋文卷三

七

嗟異繼是數相見於京師戩亦數因人遠遊在江南寄子詩一編尤怪奇詼詭池陽山行之作馳騁筆力過歐陽永叔廬山高遠甚在中州與河中吳雯倡和頡頏上下旣而游滇南歸留歷下訪予西城別墅流連累日夕乃出前後詩屬予論敘之夫詩之道有根柢焉有興會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鏡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此興會也本之風雅以導其源泝之楚騷漢魏樂府詩以達其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根柢也根柢原於學問興會發於性情戩於斯二



者兼之又幹以風骨潤以丹青諧以金石故能銜  
華佩實大放厥詞自名一家桓君山有言親見揚  
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若使遭遇時  
君更閱賢知則必度越諸子矣今 陛下方以文  
德化成天下昭回之光下飾萬物文學之士爭挾  
所長與時奮起粲然如繁星之麗天戩夙昔同學  
多以文章致身館閣獨抱其遺經長年奔走道路  
栖栖為旅人其能無槩然於中乎夫薦賢能拔幽  
滯賢公卿之責也戩持是以往其能終於無所遇  
哉必不然矣

惇裕堂文集序

益都孫文定公以經術儒雅遭逢 世祖皇帝歷  
吏戶兵諸曹尚書 今上龍飛之初爰立作相在  
政府未久乞歸年甫五十難進易退之風海內高  
之公子仲愚少承家學九經諸史皆洞貫其源委  
發為文章汪洋演迤旁礪閱肆一時名卿聞人競  
折節下之惟恐不得當也公家風澹泊諸子恭謹  
清儉不殊後門單素方仲愚名籍甚人謂旦夕取  
甲科致通顯公顧以盛滿為戒如晏元獻公不求  
恩澤王忠肅公不令子弟妨寒士路者君自負逸

才雅不欲以門蔭得官時又無如文潞公宋莒公  
之薦達故有才如君竟以逢掖終其身可歎也洎  
文定薨未幾君亦遂鬱鬱以歿嗚呼世之憑藉門  
閥日飽梁肉厭綺襦紈袴而坐躋華廡比比皆是  
此固非君所屑意使其獲以文章致身如李文饒  
韓持國之流其所成就未可知而君竟困頓塲屋  
以死豈非命哉豈非命哉君之未歿嘗自定雜文  
歌詩為惇裕堂集其兄孟滋傷其志哀其早世離  
為若干卷刻之蓋聊以慰君於地下而紓己之悲  
也君之文尤邃於六經如春秋論尚書大序論補

三〇九  
濶洋文卷三 序

九

冬官序諸篇皆卓然可觀其詩爾雅深厚不窳不  
佻使其得志敦抒為典謨雅頌之作將勒於鼎彝  
播諸金石否亦流傳旗亭樂府屏風團扇之間詎  
不能與古人爭勝尺寸而惜其漸就漸滅而無傳  
也是刻也又烏可已哉

東浦詩集序

邵陽黃濬給事之歿也予方在黜聖聞赴哭之慟  
已而朱君載震以書來告曰邵陽師死矣其詩未  
刻者尚幾百篇載震請於其家謀刻梓以傳又請  
翰林朱先生銘其墓徵君姜先生文其碑先生與



邵陽兄弟也又以文章道義相友愛傳邵陽者非先生而誰敢以請予攬書未竟嗚咽流涕嗚呼黃潛已矣雖百身曷贖乃猶有朱君者汲汲焉哀其遺文表著其行事以使有聞於後世父不必得之子黃潛何以得此於朱君哉夫朱君高義如是雖微文章之名其人已邈然千載之上況乎其文章之工也蓋予始知朱君以黃潛云比予官國子祭酒而朱君適貢入太學日與其游處盡發其詩筆數百軸益知黃潛非妄歎者十年間在京師文酒之讌予與黃潛及朱君未嘗不俱而朱君所以事

予亦與黃潛無以異甲子歲予兩人先後使南粵朱君獨留明年子報命京師尋請急歸濟南又

明年而黃潛死矣人生聚散亦恒事而死生契闊雖古之達人不能忘情而況予哉康熙戊辰春予再至京師朱君已次第黃潛嶺海諸集鏤版以行暇又以其詩來問序夫鍾期死牙生絕絃郢人逝匠石廢斤予尚能序朱君詩哉顧朱君詩實工其澤潞紀行諸篇尤力追古作江漢之間其人率有屈宋唐景之遺風若朱君者非騷人之苗裔與漢儒於師友之際最篤若鍾興之受爵曰吾師丁恭

而子然以侯桓榮崎嶇草澤何湯一言遂為萬乘師語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漢儒之事師也顯榮之於生前朱君之事師也力圖其不朽於身後均以盡心於所事而已矣予既多朱君之義尤愛其詩因質言之俾後之觀者有所興起云爾君字悔人載震名也楚潛江人

倚聲集序

甚矣聲音之道詎不大哉古者歌詩三百弦詩三百意三百五篇之外可以被管絃諧金石者篇目猶衆特其聲弗傳耳然予又考諸史記古詩蓋三

漁洋文集三序

十一

千餘篇孔氏刪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則所謂歌弦之詩殆即今所傳關雎以下正變之詞獨歌弦之法不傳而歌弦之詩固在也小雅南陔白華華黍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孔穎達以為此三篇在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氏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遭戰國及秦而亡由是推之則知三百一十一篇皆歌弦之文乃其聲自秦火而後闕軼固已久矣漢末杜夔號嫺雅樂而所得止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至太和中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僅鹿鳴一笙耳夫





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詩之為功雖百變而不窮花間草堂尚矣花菴博而雜尊前約以疎詞統一編稍撮諸家之勝然詳於隆萬略於啓禎鄒子與予蓋嘗歎之因網羅五十年來薦紳隱逸宮閨之製彙為一書續花間草堂之後使夫聲音之道不至湮沒而無傳亦猶古歌弦之意也書成命曰倚聲陸游有言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趨淺薄會有倚聲作詞者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義取諸此後之作者將由音聲之微以進求夫六義之正變斯集也可以興矣

過江集自序

順治庚子仲冬予病初起有事南蘭陵八日而返得遊記六題名七古近體詩四十編為一通曰過江集程子崑崙予畏友也而得與之乘清宴理遊事延陵季子之高風陳修撰之忠節予之所尚論而服膺者也而得拜其墟里問其子孫弔其流風餘韻京口三山及招隱鶴林諸寺予十年夢寐而不獲一至而得放舟大江躡屐幽壑窮極煙風雲水之變態斯游也可謂不徒矣家兄東亭懷京峴



之勝遂同斯遊得詩凡若干首附於後

入吳集自序

漁洋山在鄧尉之南太湖之濱與法華諸山相連  
綴巖谷幽邃筇屐罕至登萬峰而眺之陰晴雪雨  
煙鬟鏡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狀予入山探梅信宿  
聖恩寺還元閣上與是山朝夕相望若有夙因乃  
自號漁洋山人云是役也發朱方次雲陽抵吳閶  
歸經伯鸞之溪前後所得詩六十餘篇題曰入吳  
集

癸卯詩卷自序

漁洋文集卷二序

十四

嘗讀東坡先生集云少與子由寓居懷遠驛一日  
秋風起雨作中夜儵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嗣是  
宦游四方不相見者十八九每秋風起木落草衰  
輒淒然有旣感蓋三十年矣故其述舊詩曰西風  
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被衣感歎執我手朱  
顏不可恃此語君勿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  
而其終篇則曰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至陳州  
東府諸篇一則曰夜雨何時聽蕭瑟一則曰對牀  
定悠悠夜雨空蕭瑟子由答坡公詩亦曰誤喜對  
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子每循覽愴然不能

終卷然爾時方與諸兄讀書家園肩隨跬步未知  
此語之可悲也弱冠以來各以世網奔走四方回  
憶曩時家園之樂不可得然後知兩蘇公之詩之  
可悲有什倍於疇昔者蓋情隨事遷而感慨係之  
矣予以順治十七年來佐揚州中間與禮吉一別  
與東亭再別西樵自大梁過廣陵對牀一夕遂別  
於鑿江之上嗟呼予兄弟少無官情同抱箕潁之  
志居常相語以十年畢婚宦則耦耕醴泉山中踐  
青山黃髮之約息壤在彼得毋笑是食言多乎是  
歲癸卯西樵奉命主中州試東亭舉山東榜子  
之居揚州且四年矣除夕偶編次一歲所作慨然  
書此

送李東安序

九疑之山瀟湘之山水山川之至奇者也而皆萃於  
永以圖經考之永為州在楚粵之交去京師六千  
八百餘里東安為縣又僻處永西偏百里蓋韓愈  
氏所謂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者當天下無事  
之時士大夫宦游常鄙其地而不欲往其或得之  
又莫不戚戚焉惟慮其去之不速甲乙以來滇逆  
發難乘牂牁五溪之險銜枚北驅長沙守臣聞風



奔逸賊遂據有湖南六郡二州薦食荆岳旁煽諸蠻江漢洞庭列戍相望聲教者五六年所矣西粵二三叛帥狼顧競起乘間抵隙膠牢固結遞相倡和衡永之間直其要衝井湮木刊城郭為墟一旦天厭戎首表裏橫決諸王公將軍仰稟廟謨疾搃岳陽遂鞞長沙楚角之粵倚之不百三十日而湖南千里之地復歸於職方先是上察督撫題授長吏滋為弊叢既下湖南遂以銓除還之吏部於是李子鄴臣得永州東安令以去或曰以李子魁梧雄俊之才宜為緊望縣庶展其驥足今吏

東安是棄之也予不謂然今天下吏治病亟矣頭會箕斂僕區詰盜法令牛毛大吏誅求無藝不得已則仇百姓以賂之此非盡有司不肖勢使然也

東安遠在西南數千里甫脫兵革法令簡易又其大吏率在兵間其尊貴宜稍殺

所賣切

誅求宜稍衰

凡有瑰異非常之材得自表見民間疾苦得便宜除去是數者視畿近令為何如李子得此可以賀矣若夫瀟湘浯溪九疑响嶺之奇與夫昔人所記

西山黃溪諸勝皆在跬步登臨之餘侈為歌詩以抒寫山川之奧李子政暇優為之不復述

帶經堂集卷四十一

十五

漁洋文卷三

十七





新城王士禛貽上

漁洋文四記

遊鷄鳴山烏龍潭諸勝記

康熙甲辰六月閏立秋酷暑二十日稍涼遂發興  
尋鷄鳴山烏龍潭諸勝飯後循秦淮過覆舟山陳  
霸先與高齊大戰即此地也山連鍾阜之尾西接  
鷄鳴臺城逶迤介兩山之間下為白門登鷄鳴寺  
下瞰臺城俯臨十廟原野蕭瑟林木蒼涼悲風卷  
蓬西日欲匿寺始於晉永康間即南宋雷次宗開

漁洋文卷四記

一

二五〇七

館齊竟陵王子良抄四部書處齊武帝射雉鍾山  
至此聞鷄鳴故又稱鷄鳴埭矣禮誌公像登塔望  
後湖湖亦號昆明池故明貯天下版籍之所今網  
罟勿禁夕陽頽澹野水縱橫中惟荷葉田田千頃  
鳧鷖將子十百成羣唼喋波間而已十廟皆在山  
麓帝王廟尤荒闕童監數人眠於輦路羸馬脫羈  
齧草階下為太息久之自此東南行取小徑訪烏  
龍潭山路紆曲數迷失道由錦衣倉歷嶽峯二里  
許步趾漸高忽見風帆檣櫓若在足下洪濤動前  
即大江也小憩靈應觀坐道士南軒潭影山光濛

濠一碧芰荷楊柳上下俱綠潭上舊多名士唐宜  
之丁苗生之流皆居此飯罷由石城門取道冶城  
卞祠以歸日下春矣

### 遊鍾山靈谷寺記

遊鷄籠龍潭之明日遂往鍾山過青溪拜侍中黃  
公祠祠有夫人血影石出通濟門經天壇壇已廢  
彌望蔓草縈煙而已沿鍾山行屢有向背峰巒蔽  
虧雲日明晦誦沈隱侯干雲非一狀蘇端明峰多  
巧障日之句歎其極工按江左時刺史還任例種  
松千頭山在六朝故多林木勝國為陵園地龍鱗

### 漁洋文集卷四記

二

虬鬣彌遍山谷上陵者行寒濤天籟中不復見山  
今十九供樵爨矣寺燬於乙酉丙戌間惟無量殿  
寶公塔存上人於南靈隱豁堂師法嗣為言寺廢  
之由乘顛而來欲以十年重興初地午浴樓下樓  
後面屏風嶺風逢逢自絕壑下林木颯然有聲飯  
方丈畢偕上人觀景陽鐘禮寶公塔予登焉上人  
不能從問三絕碑亦燬於火三絕者張僧繇畫誌  
公像李太白贊顏魯公書也寺舊有誌公法衣革  
履吳道子畫折蘆渡江烏巢佛印三教畫壁皆不  
見惟頽壁數版丹青漫漫如天吳紫鳳顛倒短褐



而已稍東為說法臺址旁即八功德水榛棘蒙茸  
無復涓滴南為琵琶街僧雛拊掌隱若絃絲之音  
殿前有巨鐵翦鏗大吳字土人訛謂赤烏時物按  
明高帝初定建康為吳國公八年為吳王此當是  
未改元時所作然不識何所用之上人云相傳山  
有蛟鑄此為鎮云梅花菴在山門東寒香數百樹  
尚橫斜山翠中問周顥草堂王安石定林舊址皆  
不可詳會日夕遂與上人別樵唱滿山悲風騷屑  
澗水潺湲屢亂流而渡昔人登樂遊原詩若為今  
咏之上人貽予豁堂詩自蔣陵至青溪遂盡其卷

三九七  
漁洋文卷四

三

湯休帛道猷之流也

### 遊金陵城南諸刹記

廿二日自烏衣巷出聚寶門遂造報恩寺寺即古  
長干寺明金陵八大寺之一也龍象巨麗甲諸刹  
登九級塔俯視金陵城闕旭日飛甍參差可見西  
瞰大江南望牛首東面蔣山紫雲丹巘出沒煙霧  
鬱作龍蟠近眺秦淮青溪三十六曲才若一線雲  
逢逢起腋下烏俯其背忽憶唐諸公詩塔勢如湧  
出連山若波濤所謂眼前有景道不得也僧言順  
治戊戌龍起塔中塔震壞有田姓兄弟四人不用

一絳一木數日而工成於最高欄楯上步立捷如  
飛鳥殆蒙莊所稱伯昏無人臨百仞之淵背遂巡  
足二分垂在外能外生死至人者耶天界寺在報  
恩東南人家沿溪居多以略約通出入松栝疎古  
篁竹幽邃後為鳳山碧峰寺即唐翠靈寺以碧峰  
師易今名洪武中師出使西洋今十八沉香羅漢  
猶是西域物萬曆中崇川顧氏竊其一以祈嗣數  
見怪異還之乃已寺僧出正統十年賜藏經敕諭  
墨澤如新迤邐登高座寺秋草滿庭闌無人跡遐  
想王謝庾卞之風為之慨然過梅將軍廟廟祀晉

豫章內史梅蹟蹟字仲真嘗進孔傳尚書者拜方  
景二公祠方祠舊在岡上古木末亭側喬木數百  
章國初邵某者來作令盡翦伐之亭與祠並圯今  
亭祠皆徙而北雖松數株殊失古意景公陵之真  
寧人靖難時十二族並死事最烈壁上陽羨朱君  
一詩頗奇今記於此慷慨誓死心不移欲死不死  
將何為欲揮豫讓槁下劍欲操博浪沙中椎衣緋  
如火如衣衰懷刃如雪甘如飴疾行犯駕氣何壯  
千秋萬世當如斯誦之勃勃有生氣可以廉頑立  
懦也考革除之際以身殉國者自勛戚大臣下至



樵夫門卒之流凡數百人人才之盛古今無與比  
雖功名如三楊不免射鈎之恥得與諸公朽骨爭  
千秋萬歲之名哉

### 遊瓦官寺記

金陵城西南隅最幽僻處古瓦官寺在焉鄧太史  
元昭招予結夏萬竹園園與寺鄰喜勝地落吾手  
也時方燠甚忽雲葉四垂雨如屈注淮水暴漲三  
四尺高柳清溪御風以愴至鳳游寺即上瓦官也  
按葛寅亮記云寺一更於昇元再廢於崇勝戒壇  
洪武初蕩然無存其地半入驍騎倉半入徐魏公

### 漁洋文卷四 記

五

三万六千

族園萬曆十九年魏公慨然布金遂復瓦官昇元  
之舊殿左空圃有土阜高丈許上多梧桐林即古  
鳳凰臺址今寺去江遠甚臺近培塿不可以望遠  
太白詩所謂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  
故蹟滄桑不可復考太史謂瓦官舊在城外瀕於  
江明初廣拓都城始入城内云稍西南為下瓦官  
寺藤梢橘刺數折始得寺門清迴視上瓦官不啻  
過之寺有唐幡相傳天后錦裙所製錦作淺紺色  
雲龍隱起四角綴十二鈴陸龜蒙古錦記云瓦官  
寺有陳后主羊車一輪武后錦裙一幅今羊車不

可見而此裙宛然又志稱師子國王佛戴安道佛  
像頽長康維摩圖為此寺三絕皆化去老狐看朱  
成碧以此狐媚世尊勿乃不可顧千載而下猶與  
金石同壽事固有不可解者六朝時名僧支道林  
法汰之流皆居此頽虎頭伏暑容宅正在寺側風  
流弘長於古為最殊恨古人不見我也入萬竹園  
飲青嶰堂出華林部奏伎堂側琅玕万个流雲欲  
歸蟬鳥亂鳴意高枕此中不復成夢堂前有池如  
半規煙霧葦鬱太史云池每夕必有氣網緼輪困  
登閣望之如足練然漏下三十刻相約以明日訪

六朝松石乃別去

雨登木末亭記

廿四日為家兄西樵禮佛長干薄暮入寺然燈九  
級塔塔皆五色琉璃陶埴成之表裏瑩澈篝燈百  
四十有四大光明不可思議禮佛畢飯休上人  
方丈夜宿北軒牕外鴨脚參天下蔭十畝中夜風  
起聞雨聲灑葉上與簷角琅璫相應覺枕簟間蕭  
然有秋意晨起盥櫛僧院中梧桐得雨青覆檐雷  
盆山石菖蒲數叢勺水潄泓蒼然可愛南入高座  
寺訪山雨上人時晨雨方零空山寂歷宿鳥聞剝



啄聲撲刺驚馬起坐僧樓汎覽壁間衲子詩有鳥鳴  
山寺曉之句賞其幽絕冒雨登木末亭四顧煙嵐  
蒼鬱縈青繚白城闕峰巒江渚林木皆入空濛惟  
長干塔百仞聳立亭左東南望鍾山髣髴天外蜿  
蜒而已山頭松柏數十株疎密皆有畫意近俯長  
干諸刹樓臺丹碧明滅煙雨中他日得一筇一盞  
足跡遍南朝四百寺足了此生矣嘗觀南宮筆墨  
輒悠然遠想今乃恨不攜米顛來潑墨數斗盡收  
煙雲入奚囊耳雨濤甚與人數促迫遂由景公祠  
而西觀無礙居士碑抵青溪水榭猶覺煙雲盪胸

漁洋文集四記

七

急索筆墨追記之

夜登弘濟寺觀石壁記

自六朝園出石城門登舟暮泊燕子磯山氣蒼鬱  
漁燈舟火與星河上下新秋雨歇江沱晚涼遂登  
弘濟寺入石闕兩崖奔峭如行楚蜀峽中石磴紆  
曲繚絡江澣謁八難殿束炬觀蘇朮長江巨石四  
大字勢欲飛去僕舊泊燕子磯得句云長江巨石  
想飛動意取諸此復觀明潞王敬一畫蘭喬恭簡  
公字廬陵段朋格篆書七言詩諸石皆嵌巖谷間  
遂登觀音閣閣背負絕壁三面瞰江憑虛結構宛

然蜃樓從江中望之不殊乘躋御風矣閣中怪石林立如青蓮花環遶佛座欄外洪濤決瀉居然萬里之勢予數登閣遠眺每風日明麗見直北崇邑江浦諸山佛嬴帝青隔江奔赴今來更闌月晦下視蒼茫一氣惟聞空江人語跳魚撥刺如巨人時復流螢千萬點出沒樹間而已下巖入毗盧殿殿後石壁拔地斗絕石楠生壁罅裂石而出夭矯直攬蒼霄方融禪師者從終南來居此所居陸航烏道斜通詰屈而上數折始達北面江流如大圓鏡視觀音岳又一奇也院有廬山僧為略說栖賢東

林諸道場之勝昔阮思曠戲何次道我求千戶郡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佛即不易作何至不可為劉遺民雷次宗耶歸舟翦燭記之有笛聲出江上絡緯哀吟如相應答舟人以月出解纜東下不及登燕磯矣

登燕子磯記

金陵古都會名山大川在封內者以數十而燕子磯以拳石得名磯在觀音門東北三面臨江削壁巉巖石筍林立觀音山蜿蜒數十里東與長山相屬至此忽突起一峰單椒秀澤旁無附麗傲睨諸



山偃蹇不相下大江從西來吳頭楚尾波濤浩洶  
中砥柱怒流西則太孤小孤東則潤州之金焦而  
磯踞金陵上游故得名尤著磯上有祠祀漢壽亭  
侯迤西有亭壁上石刻天空海闊四大字奇矯怪  
偉為前大司馬元明湛公書按公曾為南國子祭  
酒又歷官南吏禮兵三部尚書公崛起嶺南從白  
沙聞學覺之宗與陽明上下其說天下稱甘泉先  
生祠南亭三楹壁間題字叢雜不可讀獨椒山先  
生四絕句與文壽承書關祠頌同鐫一石其一云  
皦皦清光上下通風雷只在半天中太虛雲外依

然靜誰道陰晴便不同讀此知先生定力匪朝夕  
矣折而東拾級登絕頂一亭翼然曠覽千里江山  
雲物樓堞煙火風帆沙鳥歷歷獻奇爭媚於眉睫  
之前西北烟霧迷離中一塔挺出俯臨江滸者浦  
口之晉王山也山以隋煬得名東眺京江西溯建  
業自吳大帝以迄梁陳憑弔興亡不能一瞬詠劉  
夢得潮打空城之語惘然久之時落日橫江烏柏  
十餘株丹黃相錯北風颯然萬葉交墜與晚潮相  
響答悽慄慘骨殆不可留題兩詩亭上而歸時康

遊牛首山記

金陵名山首攝山古刹首牛頭康熙甲辰予量移禮曹乙巳五月始謝吏局稱金陵寓公布韞青鞵方自此始過方爾止青溪園居商略遊事爾止躍然欲偕行秦淮老人丁繼之年八十有一尚饒濟勝之具許為鄉導於是按圖經計道里城以南先牛首次獻花巖次祖堂城北先攝山次寶華山十八日曉出聚寶門由古宣陽門迤邐經韓府山至鐵心橋時宿雨初霽流水滿塘白鷺矯翼良苗懷新輿行田水聲中耳聆潺湲目玩蒼翠十許里

漁洋文卷四記

十

三九六

至牛首東麓夾道長松數千株奇石映帶宛如畫圖曳筇徐步松陰中顧語爾止昔宋文帝謂蕭思話相賞有松石間意想當如是既抵寺門仰望東西兩峰儼若雙闕寺在蕭梁為佛窟寺嬾融大師始闢道場所稱牛頭宗矣歷白雲梯凡百級夾磴古松千百千雲蔽日頃京口造戰艦翦伐皆盡今所餘才兩株寺僧謂以中虛無所用故得免莊子云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語良可味入禪堂觀浮圖倒影坐一鐙樓樓為施愚山題額窻檻洞豁下臨無地南望師子山如在杯桮一峰秀拔林木蒼



蔚如繡者獻花巖也飯畢尋徑上兜率巖磴道百折略如白雲梯繼之先登如猿猱東峰峭絕豁舒中斷得兜率禪院院後石壁鑿子瞻怪石供五字憶坡公石與餅何異之語為之一笑循磴東上即兜率最高處憑欄遠眺大江橫流山外三山錯峙采石天門皆在襟帶間矣巖下坦軒為鐵漢和尚故居和尚楚京山人常以二獼猴自隨凡有所須曲解其意枯坐巖竇數十年不與人接與龍眠方學士為方外文學士贊其畫像曰兩箇獼猴杖一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留此賦私

誤子孫入文殊洞遂登天闕兩峰中劃如巨靈斧痕王丞相所云此天闕豈煩改作者也北望金陵龍蟠虎踞一覽可盡浮圖當兩峰間僧安居為言牛頭自融祖至慧祖禪燈不絕自浮圖建後宗風遂替由西峰觀辟支洞洞視文殊稍侈外為方塔有宋僧普莊明盛時秦仲文二記敘洞塔所自名文殊領一萬菩薩居此又為辟支迦入定之所昔淨名方丈地能容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三萬二千師子座神通游戲故應爾邪歸宿一鐙樓山月皎然烟鳥初定俯視下方羣動都息不知

此身去塵世幾由旬也與爾止論詩至丙夜罷去  
各成一詩

遊獻花巖祖堂記

牛首獻花巖幽棲祖堂寺枝峰蔓壑實為一山牛  
首為祖融開教道場獻花巖則百鳥銜花之所幽  
棲祖堂則遇四祖付囑頓教處也十九日晨由牛  
首逕西峰嶺沿師子峰西趾登獻花巖咀粵峯崎  
屢有登頓陟則溜懸降則心俯人行巖谷間如獲  
飲澗如蟻緣垵如鍾乳倒垂四視陂塘墟落如蜂  
房如蓮蕊如棊道布子如織錦文迴望牛首樓閣

浮圖行樹羅網莊嚴妙麗皆作金銀琉璃玻瓈碑  
礫種種之色東面獻花巖逕石窟南下松石疎古  
略似牛首東麓行二里許修竹中一逕如綫忽得  
祖堂寺徒衆踴躍由寺後左旋而入訪石溪禪師  
數日前已赴靈巖繼公之招小坐呈劍堂觀石公  
詩畫標格不減窈音尊者天界浪杖人弟子也阮  
司馬大鍼被廢後居此寺寺多其書蹟僧雛出所  
藏甲申五月詩觀之殊多齟齬蜀洛清流之語因  
訪石公禪室破扉短籬高竹萬个青光鑑人鬚眉  
皆綠禮祖師洞洞內一石佛字宛然阮司馬題云



巖花長吐天人供春草難遮佛宇痕皆紀實也洞  
右爲虎跑泉不溢不涸僧徒斂斲咸取給焉寺門  
近對吉山爲阮司馬墓道石湖邢昉孟貞過此曾  
賦詩曰高墳何纍纍中有窮奇骨也遠對姑孰之  
橫望真誥稱其洞穴盤紆絕宜朮藥宋人詩陶家  
舊宅寄山坳即此東逕天盤嶺松毛如苔蘚衣被  
石骨人行樹杪至牛頭水閣始與來路合望牛首  
便如故人入自鳳臺門城南之遊凡二日得記二  
篇詩若干首別錄昔人謂牛首祖堂之間都無俗  
處信然矣

遊攝山記

志云攝山爲鍾阜支脈高百三十丈周迴四十里  
多藥草可攝生故名形團如蓋又名繖山祖堂歸  
之次日稍憩桃葉渡水閣廿一日晨起天色陰霽  
相半爾止至遂行沿覆舟山遵元武湖堤緩步當  
車時湖水小涸芟蘆被渚爾止爲指點前代三法  
司故址依稀可辨堤盡復輿行路旁見翁仲石馬  
橫斜田壠間爲故中山墓道稍北爲李岐陽墓道  
牛羊上壠無復曩時小憩蔣侯祠觀鍾山出雲又  
二十里至攝山兩峰相對中外隔絕層巒疊嶽凸

凹起伏晦明罨靄不一狀東北一峰卓立天外散  
為三峰鬱為精藍者棲霞寺也入寺循白蓮池觀  
唐高宗御撰明僧紹碑書法妍勁屬高正臣筆碑  
陰棲霞二大字高宗御書佛殿北廊下有江令碑  
署名陳侍中尚書令宣惠將軍參掌選事蓋薩戒  
弟子濟陽江總持書法奕奕不減聖教按江令名  
總史不稱以字行而此署總持豈後人重書筆誤  
耶碑陽勒元祐禮部勅牒字殊飛動禪堂後為覺  
浪和尚塔院和尚閩人梵行精嚴嘯峰藥地諸大  
師皆受記荊爾止常在姑孰與說易十日稽首稱  
弟子後示窈天畧衡嶽竺公奉舍利建塔此山與  
隋舍利塔相望接引佛二軀昔人謂有顧虎頭筆  
法與塔皆尚存試品外泉過無量殿禮石佛僧紹  
次子臨沂令仲璋所造江令碑稱佛身高三丈一  
尺五寸二菩薩高三丈三寸大同間有龕頂放光  
之應殿前紫竹林鬱然而秀伐其一作杖爾止銘  
焉僧言自此有逕往紫峰閣若循中峰澗而上即  
千佛巖路出閣右勢不可得兼子曰由千佛巖而  
白雲菴而中峰譬如振袂挈領請姑舍是皆曰諾  
遂鼓勇登巖巖間鑿石為像華鬢儼然如百千萬



億化身齊文惠太子及豫章竟陵諸王所造巖上  
為明月臺方廣可布茵席俯視一石如錐脫穎曰  
紫盆峰此即出紫峰閣之背憩松石間久之取道  
峰左緣中峰澗東北行試白鹿泉泉上古篆為明  
臨淮侯李言恭書爾止亟稱其詩過春雨橋得一  
菴幽澗千仞修篁出澗底謂當是明公居處菴僧  
出肅客曰優曇菴也再上一牛鳴地為白雲菴即  
明公故宅急從密竹中訪之幽篠灌木與優曇相  
埒地稍閑曠可以見遠按僧紹平原人初住鬱洲  
弇榆山中欣玩水石預識宋德之衰不受高帝之

命天子目為外臣賜籜冠竹節杖以表高尚宋齊  
間隱逸之宗一人而已仁智之居俛仰增慨裴回  
移晷始去窮澗源而上一泉沒荒翳中僧言白乳  
泉也尚隔一溪予躍往觀之此上即中峰之脊巨  
石如虎牙相錯天風吹人十步九却以手代目以  
尻代足震駭蹉踔不能已至石梁橋望見老鶴河  
近出山趾兀朮所鑿亦名鎗河也瞰千佛巖已在  
肘下遂欲乘興窮最高峰問僧徒尚三四里會日  
夕衆有倦色如嬾殘履衡嶽巨石盤旋而下峰北  
得霞心禪院院僧雪幻者濟南人殷勤留客試真

珠泉飯般若臺堂中有明代諸名士書四十二章  
經先是慧文上人自靈隱來居西澗圓通院知予  
輩至遠使相訝策杖赴之逕德雲菴長溪怪石坳  
窪劄突與菴僧約今夕當攜枕簟來此聽澗中瀑  
布至圓通與慧公談至夜分爾止留宿予還宿德  
雲空山無更漏聞山鳥啁晰遽然而醒牕外夜雨  
瀟瀟然與竹木相亂瀑布自中峰飛下以澗為尾  
間萬道奔注水石相齧作怒雷崩濤甲馬騰踏之  
聲寒氣薄肌骨不復成寐達旦雨不止衆尼予峰  
頂之行予意山之奇在登眺登眺之奇在烟雨且

竿頭進步自生畏怖山靈其謂我何顧問兜子未  
具爾止遂止圓通不行予發憤獨往中道遙望一  
峰奇石起伏如大海潮汐頃刻萬狀知為疊浪巖  
惜不令吳道子李思訓輩圖之當令尺幅間聞水  
聲浩浩耳天開巖尤奇地險迳狹怪石如巖齧挾  
雨與屐齒鬪竹木蒙翳猩鼯之迹交錯羣怖不敢  
進予謂伐山開道彼何人邪於是斬荆叢筍達巖  
上尋唐宋人題名漫漶不可識惟上元張函二詩  
頗佳巖下有禹碑楊公時喬昔官金陵以南嶽石  
刻重摹於此鸞飄鳳泊想見峒嶺石廩之奇逕造



峰頂自下方望之不謂有人忽見茅茨虎落遠在天半僧徒三四人居之梵唄鐘魚皆出雲中矣峰頂三茅君殿鍾公惺官南祠部時所建志所謂高百三十丈者此其絕頂左太冲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何必多讓哉小霽復取道天開疊浪二巖以下顧見道左一石出籬落間覺有意急迴訪之僧云遺谷也貝巖講師昔嘗居此石縱丈許橫稱是苔蘚剝蝕如古鼎躍水位置天然在三峰之中憶吾友杜于皇昔游攝山愛一石名之曰霞髓此石將無是乎石傍小溪略約通之遂過圓通別慧公與爾止趨東澗紫峰閣雨復作小坐閣上聽僧言浮渡山之勝冒雨即行過飛來石佛院主者他出門扃鐺不得入昨觀品外泉曾一至此亦以門閉而去欲少待恐雨濘不得抵華山遂復循白蓮池觀金剛幢六朝松而去客歲造戰艦此松行就翦伐竺公上書當事屢而獲免仙人逃劫松亦作如是觀從輿中迴望最高峰雲氣冪之雲稍解駁略辨茅茨林木如法塵影頃刻已復失之適下山時此身真從雲族中來矣

華山在句容縣北六十里一名寶華山以誌公得名也從攝山雨行萬山中山村人家多臨溪居溪水自四山而下淥淥可聽輿中得一詩云萬山堆裏看雲松曲崦幽溪復幾重為愛泉聲過林去不知煙寺遠聞鐘山徑五步一折每當折處援鳥路絕徒御相呼詰屈行天陰雨黑風颯颯出林箐中路窮得寺數步外初不見寺也按誌公始居此山名未甚著虎狼窟之歷千餘載至明有妙峰上人者再興初地三昧律師紹鵝頭宗繼來卓錫見月大師親承付囑予比聞其具戒精嚴為人天師至

是始相見山中一燈夜坐往復叩擊乃知浮屠之說與吾儒道德仁義之旨了然不殊夜宿山樓殊有涼意晨興禮佛過見公方丈謁銅殿殿高二十尺從衡各十尺四壁皆刻畫如來諸菩薩帝釋天人相窮極莊嚴萬曆中慈聖皇太后夢一山皆蓮華乃敕建銅殿於此山賜名隆昌寺并賜大藏滲金塔時建銅殿者三裁者五臺及此也遇西域僧與之語可辨者十三四其所敘述經歷諸國大抵與法顯佛國記略同出所持誦梵文狀如葉子字不可譯曰阿彌陀經也戒壇在銅殿西北見公所



扞經始時陰雨晦冥忽放大光明經時始散遂登  
西峰觀龍池涓然一泓出石罅間蜥蜴數十頭游  
泳自如見人不驚僧徒以盃貯之形如守宮腹尾  
作硃色斑然有文僧言每將雨雲霧輒自池中出  
按山海經云龍池之山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  
居之以此較彼何異蹄涔抱朴子記甘宗奏西域  
事謂外國方士能臨川禹步吹氣龍初浮出長數  
十丈每一吹龍輒一縮至數寸取著壺中往賣  
之一龍直金數十斤乃菽壺出龍著淵中復禹步  
吹之更長數十丈須臾而雨四集夫龍神物也而

偃然受豢如此安在其為靈邪豈韓子所謂失其  
所憑依而不可者邪抑未階尺木而自混于蝮蜓  
者邪爾止舉白公麒麟為脯龍為鮓何似泥中曳  
尾龜之語相與三歎峰皆茶圃僧徒頗諳采焙之  
法既下西峰不復與見公別徑趨龍潭北風甚利  
榜人挂帆以待棲霞僧遠送江干與爾止相繼別  
去日將晡遂乘風北渡從舟中望見峰青知是攝  
山憶昨從峰頂頰眺所見澄江如練雲濤萬疊即  
今高枕聽欸乃處也漏未下已見真州星火計爾  
止尚未菽龍潭耳

金山題名記

焦山幽冶金山綺豔焦山骨勝金山肉多惟登妙  
高臺拜東坡居士像想見素絢歌水龍吟於此公  
為起舞差強人意

焦山題名記

來焦山有四快事觀返照吸江亭青山落日煙水  
蒼茫中居然米家父子筆意晚望月孝然祠外太  
虛一碧長江萬里無復微雲點綴聽晚梵聲出松  
杪悠然有遺世之想曉起觀海門日出始從遠林  
微露紅暈儻忽躍起數千丈映射江水悉成明霞  
演漾不定瘞鶴銘在雷轟石下驚濤駭浪朝夕噴  
激予來遊以冬月江水方落乃得踏危石於潮汐  
汨沒之中披剔盡致實天幸也

北固山題名記

焦山與岷崙子別遂遵江岸獨尋北固甘露之勝  
登凌雲亭憩多景樓緬孫劉之雄風憶梁帝之勝  
遊弔海嶽淨名之故蹟江山猶可髣髴而其人已  
邈搔首四顧慷慨不能已

鶴林寺題名記

米元章卒後為鶴林寺伽藍墓在黃鶴山下風氣



清鬱松影嵐翠四時供養先生有潔癖此是衆香國中矣順治庚子十一月十三日

招隱寺題名記

昔人言招隱水深山秀烟霞澗毛皆不凡予以庚子仲冬月同崑崙子來游紅葉滿山石骨刻露泉流蕭瑟登玉蕊亭上遠眺江影惆悵久之

竹林寺題名記

自招隱至竹林山路紆曲長松如畫修竹數萬竿清風拂夏上捎雲日與崑崙小憩鉗錘室聽中上人談林公開山舊事日移晷不能去憶唐人詩殷勤竹林寺更得幾回過惘然自失也

生生菴題名記

永豐程公岫守京口日與林臯大師為山澤游不減王謝之與林公乃更鑿放生池作生生菴於甘露寺春秋樓下其風流標致有足多者予以順治庚子來游去公守潤日未二十年而風流搖落遂無復繼況於數千百世之下乎

帶經堂集卷四十三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漁洋文五傳

劉孔和王遵坦傳

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故明大學士青岳先生鴻訓子先生天啓中以忤璫罷崇禎元年以少詹事起田間與錢龍錫等五人同入相數爲上分別白黑甚力闡黨忌之居無何惠安伯張慶臻事起羣小媒孽竟謫戍雁門以死孔和少儻好談兵慕陳亮辛棄疾之爲人文章豪邁洞達詩尤奇恣崇禎末流賊自豫復入秦而太宗兵自喜峰口牆

三万甲三

漁洋文卷五傳

一

子嶺諸路南下兩薄畿輔連破齊魯諸郡縣孔和見天下已亂散財結客陰養死士山東河北輕俠皆歸之甲申三月賊陷京師賊權將軍某據濟南郡縣皆僞署官吏孔和部勒賓客激以忠義皆涕泣距躍顛殺賊爲故君報仇於是椎牛饗士起兵長白山中有衆三千人執僞縣令狗於衆誅之傳檄旁縣所禽戮僞令數人及聞天兵入關破賊孔和遂率衆南下過青州欲挾衡王俱南王不可孔和痛哭辭去抵淮駐軍黃河北是時曹州人劉澤



清以東平伯開藩淮上陰忌其強令客說之使以  
兵屬焉孔和貴公子性疎放謂澤清鄉里雅故屢  
恃舊恩狎侮澤清積不堪且稍憚其威名陰欲圖  
之澤清武人不知書既貴為藩鎮好為詩往淫詫  
示坐客一日高會酒酣出詩示客次至孔和孔和  
擲不示大言曰國家舉淮東千里付足下今敵騎  
旦暮飲江淮未聞北向發一矢而沾沾言詩詩即  
工何益國事況不必五耶澤清被酒大恚推案起  
一座震懾不知所為孔和不為動拂衣徐出澤清  
益不平立遣壯士二十輩追及舟中拉殺之一軍

大譁散歸孔和時年三十一已而金陵命下以為  
副總兵官則孔和死三日矣孔和長八尺面目如  
刻畫雙目炯炯射人如電望之類羽人劍客平居  
好論天下大計感激憤發鬚顙怒張嘗賦詩云并  
無殺者黃江夏豈有食之嚴鄭公後竟死澤清手  
蓋讖云所著日損堂詩集練要堂文集各若干卷  
多可傳

王遵坦益都人太僕少卿濬之子長身少鬚眉狀  
類寺人跌宕負奇好飲酒擊劍父濬失勢家居無  
日不飲酒叔父衮才而數奇亦跣跣放於酒每飲

酒輒呼遵坦與俱各盡數石酒酣相與賦詩大歌呼為樂客至輒不得通願獨與孔和交善遵坦別業在家桑谷山水幽奇數與孔和遊止賦詩或屏人促膝畫地語終日人莫測也王贈劉詩曰驢脊如柴少羈勒小挫風期非我曹劉亦贈王云何似冉家好兄弟同心畫出釣魚山齊人皆目笑之以為狂生南渡後遵坦為總兵官亦隸劉澤清孔和死遵坦懼禍及跳身北走至京師上書獲錄用肅王入蜀以遵坦從既定川北即署遵坦都御史巡撫四川尋病死保寧

三六五  
漁洋文卷五 傳

三

論曰陳同父有言亂離戰爭之際徃注奇才輩出故述龍可趙九齡事至潛溪先生著秦士錄豪宕感激至今想見其人明之末造海內罹兵革者數十年深山大澤豪傑不乏如孔和遵坦輩不有陳宋之紀述烏能自見於後世哉

任民育楊定國傳

任民育字厚生濟寧州人居泗水上家世業農民育始讀書為儒年二十六補諸生中天啓甲子解試民育雖書生居嘗傲儻好奇計崇禎戊寅牆子路之警總河侍郎周鼎北援臨清以運判馮元颺



署濟寧道事城守雅知民育引參軍事會閩人高起潛軍至所部丁志祥縱兵大掠元颺捕斬數人起潛大恚責取濟寧不用援兵狀元颺以問民育決計與之濟寧以安壬午天兵再下山東及濟寧民育城守益力遂去而攻兗當路知民育有將帥才於是淮撫史可法以通州請保撫徐標以監軍請吏部基之授潁州知州潁數被兵民多保聚人自爲守民育至更團結部署身任師帥兵事之隙問民疾苦三月潁大治甲申流寇犯闕鳳督馬士英南奔民育輿櫬於庭集衆誓死守金陵建國史

可法以閣部督師揚州乃舉民育知府事未幾高傑黃得功爭揚州戰於城外軍中失得功可法將以黃蜚乙邦才兵攻傑民育力言不可乃止翌日知得功間道歸營其能斷大事皆此類也傑為許定國所殺麾下自河南竄歸願隸督府可法不納民育言得此勁旅外可以拒敵內可以制四鎮納之便弗聽亾何天兵大至民育乘城守禦日夜纂嚴而可法守舊城衛胤文守新城事權不一會天雨城圯遂入之民育緋衣坐堂皇天兵至諭降民育不可飲刃死揚人聞之皆泣下先一日星隕於

署檣馬皆驚民育自分必死散遣諸妾惟寡女適  
劉氏者與一女留署中至是俱縊死幕客陳美僕  
聞道等五人皆從死妾姚氏本揚人投水死三子  
鍾華鍾蘭鍾崧走匿民間得免

楊定國亦濟寧人遠祖浩成化中為太學生會帝  
幸佛寺浩遮道上書諫帝嘉納即為回輦由是名  
聞天下歷官至都御史定國少補州學生甲申

本朝定鼎以戶部侍郎王鰲永招撫山東檄至濟  
寧士大夫議歸附定國棄其家附舟南下趣金陵  
依故濟守王孫蕃孫蕃是時為御史用事未幾孫

蕃出按江西寄家杭州定國從之杭金陵不守天  
兵徇浙西潞王迎降魯王監國於越畫江而守定  
國杖策渡江上謁授行人司行人未幾江上師潰  
定國一夕呼酒痛飲闔戶雉經以死貧不能歸葬  
其子某殯於僧寺

王士禛曰予以順治庚子理揚州士大夫為予述  
民育事甚烈民育畢命處在太守廳事西偏血凝  
碧陰雨猶髣髴可見時距其死十六年矣會修郡  
誌民育死節事略而不書予懼其無傳也得楊諭  
德士聰所述任揚州始末略之為傳定國與民育



生同里先後死義因牽連書之

少司徒焦公傳

公諱毓瑞字輯五別字石虹姓焦氏其先棗強人始祖成永樂中徙章丘之清平鄉大王父瑁贈都御史王父馨萬曆辛丑進士巡撫寧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卒贈工部左侍郎考日芬建昌府推官贈太僕寺卿妣張贈夫人初中丞公爲大名監司公生於官舍幼不好嬉戲動中規矩讀書目十行下章丘令南皮湯君號知人一見器之曰公輔材也順治丙戌秋復行鄉試舉東省明年丁亥舉禮

部己丑釋褐改國史院庶吉士辛卯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壬辰奉命巡視京通二倉爬梳夙弊奸

胥索息

世祖章皇帝駐蹕通州公朝行在特賜

貂裘蟒服故事非閣部大臣不得賜蓋異數云癸

己被命巡按宣大兼理學政雲中當姜瓖畔逆

之後人心號跪公至招流宄嚴保甲課農桑葺學校勤考課修城浚池存問孤寡邊人誦之未及瓜而撤差之旨下士民泣送者百里不絕丙申巡

視河東鹽政舊例每包以鹽二百斤爲率踰額罪及商賈公爲酌定成規不贏不縮商民便之在事

一載苞苴不行歸裝惟襍被圖書而已尋宅父憂  
庚子補雲南道御史辛丑今上御極遂掌河南  
道事癸卯內陞公在臺首尾十三年凡所建白務  
存國體不谿刻近名不黨同伐異然邪正是非之  
介持之毅然亡所鯁避上以是信公孤立無黨  
援其受知入兩朝蓋以此需次歸侍太夫人子舍  
凡八年而太夫人歿癸丑起田間用新例借補廣  
西道御史尋陞太常寺少卿進通政使司左通政  
甲寅進太僕寺卿戊午進太常寺卿己未進通政  
使司通政使會京察一日奏事畢上召公至御

座側親詢屬員甲乙次第公奏對稱旨上霽

顏顧閣臣曰焦某敷奏詳明可稱老成練達自是

受知益深未幾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進刑部

右侍郎矜慎庶獄每九卿會議朝堂公言必盡終

無所依違太湖縣民因事行財法司擬以授受同

科律應死公獨曰受者百二十金乃為滿貫以授

者分計三人各四十金法止杖耳律云皆計所得

是其證也奏請得末減遂為定例皇陵栽柏人

三十三人賂部胥七百金法司擬滿貫律當死公

援前例力爭亦得末減山東饑高苑民十三人持



囊橐向大姓索糧有司以盜論傳大辟公謂是不  
過饑民冀緩須臾之死囊橐豈兵杖耶左都御史  
蔚州魏公是公議竟從寬典先是官司寇者端毅  
龔公之博大端恪姚公之縝密為朝論所推時以  
公為無愧奉 特旨調兵部右侍郎知貢舉轉左  
侍郎淮安有商三十三人舟自廟灣趨膠州遇颶  
風引至朝鮮執送京師議者謂犯禁通海應下西  
曹其人辨言有官給照票墮水失去公議行查准  
安將弁有無給照事立辨竟送法司罪難釋矣已  
而巡撫咨覆實給照事遂得白其所平反率此類

也秋

賜宴西苑頒賚表裏溼蕩其冬雲南平壬

戌上元

賜宴乾清宮

上手金卮賜酒

詔賦

柏梁體詩公有天河洗甲通蠻鄉之句二月奉

命告祭太昊諸陵癸亥上元復

賜宴乾清宮賜

綵緞滇馬甲子戶部侍郎缺

上特諭吏部焦某

操守可嘉可戶部公自司寇移佐司馬自司馬移

佐司徒皆出

特簡廷臣亾與比然食少事多未

幾而病作予在成均日嘗從容為公言山居甚適

公以方在中樞兵事旁午不敢輒引退既屢被知

遇程書衡石日夕況瘁益不敢言洗沐以死勤事

未及遂初非公志也公外和中介人不可得而親  
踈廷議侃侃視首鼠持兩端者若將浼焉諸公卿  
或有異同卒折而從公則公至誠有以感之也使  
公無死旦晚且枋用然清白聞於主上至誠信  
於同列其用雖未究亦可以無憾矣公居家孝友  
為德於鄉黨宗族甚衆不具論論其立朝之大者  
論曰漢郭躬陳寵皆世習律令為法名家躬斷秦  
彭之獄寵罷鈇鑕之刑其慶延於世有以也焦公  
儒者法家非所好然觀廷議數大獄務依矜恕不  
力求其生不已雖陳郭何加焉今國家重經術絀  
文法公又以德望結主知方佐致太平而天不  
憖遺忽焉以歿惜哉

孝靖顏先生傳

先生諱伯璟士瑩其字復聖六十六代孫世居曲  
阜父胤紹明崇禎辛未進士歷官河間府知府有  
子三人先生其長也次伯玠次伯珣先生生有異  
稟狀貌偉麗讀書不屑章句談古人忠孝事輒感  
激奮發河間公令鳳陽令江都令邯鄲每以先生  
從時天下已亂軍書旁午郡縣吏日不暇給先生  
侍其父凡所區畫多中機宜河間公以守邯鄲功



累遷知河間府會王師入關薄畿輔河間孤城無  
援公衣冠北嚮再拜集家人一室中而自登陴力  
守城破急趣歸署闔門舉火自焚死時先生獨與  
仲弟伯玠居兗郡道阻不相聞未幾兗亦陷先生  
方與弟乘城守禦兵入守者皆潰先生體肥行不  
得疾伯玠掖以行先生麾之曰吾父在河間存亡  
不可知汝當速去兄弟并命於此無益也伯玠持  
兄泣先生給使他顧遽自埤堦間躍下伯玠遂死  
亂兵先生左足傷為邏所得以見其帥訝其狀非  
常人又詢知家世遽延之坐而先生念河間公曰

夜泣帥問知狀曰兗州破時河間陷一月矣先生  
痛哭投地絕復甦告於帥曰吾父素矢忠節義無  
苟全我幸遇公得不死曷縱我去俾收骸骨言已  
復絕於地帥憐而許之因間道入曲阜城已遂匍  
匍赴河間當是時先生室朱宜人被創甚二稚子  
方患痘毅然弗顧也兵火充斥或竟日無所得食  
道遇盜賊數十百輩慷慨與語聲淚俱發賊輒感  
動引去達河間求父遺骸哭踊盡禮觀者莫不泣  
下當河間公自焚時僕呂有年者負幼子伯珣出  
走有年道中流矢死伯珣竄民間至是先生攜與

俱歸會稽倪文正公赴名入都過河間為設祭且  
曰父忠子孝吾師也河間公卒未舉禮部實出文  
正之門其為所推重如是先生自鼎革後絕意仕  
進暇輒讀書鼓琴間亦為詩痛弟伯玠之死與伯  
珣尤友愛同居三十載無間言教子以忠孝大義  
子六人皆有所成就長光猷康熙癸丑進士今為  
翰林院編修次光敏康熙丁未進士今為吏部稽  
勳司主事以 覃恩封先生如光敏官先生歿鄉  
人思之私謚孝靖先生

論曰漢東陽顏烏有孝行致羣烏銜鼓之祥因立

三五字

漁洋文卷五

傳

十一

縣曰烏傷歷代或稱烏孝或稱義烏皆以孝子得  
名唐天寶河北之亂常山忠節公死之子泉明負  
父骨於東京行求宗屬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子每  
讀史至此未嘗不流涕嗟慕今觀先生父子間其  
行事何相類也仲尼弟子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  
八人焉韓子稱儒分為八顏居其二顏氏之於忠  
孝所由來遠矣子故拾先生事蹟為傳使史氏有  
考云

田裕所先生傳

先生諱實粟字裕所姓田氏世為德州人祖三戒



嘉靖癸丑以甲科起家爲戶部雲南司主事權關以廉介聞人稱中泉先生父高諸生讀書不問家人產家中落故先生少而貧貧先生幼至孝遭內外艱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家即貧葬祭一準古禮與弟實畝友愛常負以行及長終身無間言人以爲難補博士弟子講學鄉塾從游日衆往徃取制科以去而先生終不遇性素嚴重每旦起正襟危坐子姓臧獲皆屏息庭以內聞讀書聲不聞婦人語案置曆書日較行事得失以黑白圈識其上老而不衰實畝善治生貲稍饒裕然出入問遺悉稟命先生毋敢擅也先生有子曰纘宗緒宗孫曰書曰雯曰需曰霽歲時飲酒一堂三世獻酬沃洗雍雍如也春秋上冢畢集子姓序昭穆坐松柏陰下述祖德話農桑終身如一日教子孫讀書尤有法度至今德人稱家法者必以田氏爲首卒年六十有九

論曰漢景帝時人臣尊寵無過石氏號萬石君史稱其孝謹聞郡國齊魯諸儒質行所不及慶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國大治古今論家法者無如萬石君田先生雖不遇而其教於家者如此所謂不

言而躬行者與先生歿未久而子緒宗孫雯需以次射策顯名當世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 范先生傳

先生姓范氏諱可裕字景衛其先系出宋叅知文正公後元末有通一者避兵自吳郡徙如臯數傳至秉倫公某爲理學名儒生樂菴公某樂菴公生瀛洲公某早卒孺人叢以節著撫子自魯公某由孤童至成立以太學生官全茗州州判即先生考也先生天性孝友全茗公奉叢太孺人之官西粵會太孺人卒官舍先生自淮南往逆間關萬里泣

禱於神一夕夢度石梁喬梓成林覺而心動卓午見有順流揚帆來者風駛舟疾倏忽東逝心益動急令長年回帆追及之果全茗公舟也父子抱持相泣人以爲孝感全茗公歸未幾捐賓客先生號踊幾不勝喪服除應崇禎元年選貢奉母顧孺人色養遂不欲仕友于諸兄弟怡怡如也兄文學某以无妄見虐邑令非賄不可解先生妻盧宜入久病牀篋私儲三百緡備後事先生急取以救兄得免其內行醇備皆此類先生有子端知儀封縣以治行遷兗州府河防同知擢戶部郎奉庭訓惟謹



晚年仿文正公義莊之制族姓千指皆計口授食  
凡十七年不倦益賙卹里黨以婚器緩急告者無  
不應亦無德色也年八十又七卒子五人端永育  
立雍孫十七人

論曰書言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吾觀范先生  
生平可謂孝友人矣戶部君數歷內外爲政寬而  
有制以幹局稱於時先生躬行孝友以施及其子  
者如此是亦先生之政也文正忠宣之流風遠矣

### 張處士傳

張處士霖者字杏籬世爲新城東南杜柯村人處

三〇七

漁洋文卷五 傳

十四

士居張店鎮之東偏有田數十畝闢園一區種松

百頭其南築小臺東望花鐵馬公諸山其北有亭

有池綠葵紅蓼早韭晚菘取給有餘處士生萬曆

中時海內無事不樂仕宦獨喜賦詩飲酒以善釀

聞鄉里歲所收秬稻租賦外盡以供釀中更世變

益屏跡逃俗褻衣博帶婆娑田野以終其身始予

過野寺見處士題壁詩異之康熙甲寅過訪其園

居處士聞予至欣然倒屣出坐予池上指松謂予

曰是皆老夫手種今五十年矣時處士年已八十

意氣蓬勃引滿勸客如少壯人自言生平不入城

市不謁官府歲正月則畢納一年之賦稅於官故  
胥吏追呼未嘗及門今老矣旦暮且死死則遺令  
子孫以布衣斂即日納壙中不棺槨不封樹少讀  
漢史慕楊王孫之爲人頗以末路師法其萬一其  
言曠達類有道者明年子遊京師賦二詩寄之乙  
丑歲予奉 朝命祭告南海事竣過里處士已前  
歿治命如其言嗚呼可謂達生也已

論曰予讀班史楊王孫傳未嘗不歎息徘徊追慕  
頗爲執鞭其答祁侯書所言終化反真蓋深有得  
於莊生之旨者處士嗒嗒然乃能追蹤千載之上

遐哉邈矣故著其梗槩爲傳葛溝之誚通人諒焉

### 張先生傳

張心勿先生諱四箴世爲新城人居縣北之新橋  
先生美鬚眉善談笑讀書好持論不苟雷同弱冠  
補濟南府學生員爲文挾奇氣不屑齷齪程試之  
習以故數絀有司殊自得也居常不問家人生產  
苗茨數椽北瀕孝水編枳爲籬雜植花樹修竹每  
開戶臨流嘯咏終日或并日而食晏如也生當有  
明末造知天下且亂獨好兵策奮穎搃擊輒思請  
纓自效被堅執銳得一當以報國鼎革之初濟南



以東羣盜蠡起率假義兵為名競欲致先生先生  
心知其非深自避匿曰列郡滔滔誰為霸府便當  
被髮入山詎與小兒曹共槽櫪邪遂棄諸生孺人  
稚子力耕雜作無復用世意矣時為歌詩亦緣手  
散去先生性孝友侍親疾居器皆盡禮兄某為藩  
掾死戊寅濟南之變先生徒步二百里崎嶇畏塗  
自負骸骨以歸里人義之康熙甲辰春無疾而逝  
會葬者千人皆哭失聲所存濯足軒詩集一卷

論曰張先生非忘世者居常談兵好奇計當草昧  
風塵之際鄉里小兒爭竊名號以先生為智囊非

見幾

漁洋文卷五

傳

十六

見幾而作能免弋者之慕乎先生論史右張魏公  
予謂魏公逐李忠定而黨汪黃與趙忠簡異而力  
引奸檜宋之不競也後有罪焉至於曲端之死富  
平苻離之敗猶其小者耳安得起先生九原而極  
論之

文學畢君子萬解元公權家傳

君諱盛育字子萬姓畢氏世為濟南淄川人始祖  
敬賢自益都石塘塢徙居長白山南家世力田曾  
大父木始讀書積學為通儒與萬曆名臣秋澄王  
公齊名翁八子尤著者戶部尚書白陽公自嚴都

御史沖陽公自肅君沖陽公冢孫也父納菴公際  
竑文章行誼為鄉里祭酒君少儻質直好義丁  
酉試省闈被落慨然棄去帖括闢田園課農桑廣  
樹蓄長白之陽厥土赤垣號稱沃壤流泉瀦瀦萬  
壑爭注尤宜灌漑君所居黃埠別墅溪流縈抱溪  
左右手植榆柳桑柘數千株予嘗過君偶行飯至  
溪上夕陽在山萬木交蔭溪水南注不知所窮君  
指示謂予溪南有泉曰栗泉泉出平地窟沸如神  
灑然吾引為陂池藝樹千頭種菡萏餘十畝秔稻  
菱芡如江鄉此吾菟裘也予洒然樂之戊午子世

持領山東解額君益力行為善佐其父申明宗法  
敦睦族鄙從弟盛膚暴疾死君身任含斂再從兄  
弟盛岫盛岳相繼歿遺二孤賦稅徭役悉為經紀  
延師課讀兩家忘其孤露也其勇於為義率如此  
丙寅歲除孫海珮病疫死君哭之慟遂嬰疾旬日  
亦卒一子世持

世持字公權幼號聖童九歲屬文挾關雒之奧塾  
師避席十一歲就童子試壓其儕偶厥後試輒冠  
軍君長身玉立眉目如畫讀書不事章句水邊林  
下行吟蕭散意有所會欣然神釋雲情霞思迴絕



町畦康熙戊午以第一人領山東解額其文傳誦  
海內不脛而馳自齊魯吳越秦晉閩楚嶺嶠之士  
翕然宗之所至聚觀如市四十年來文章之盛傾  
動四方如君者未之有也君好交游篤氣誼日與  
四方名士縞紵贈答公車入京師公卿競倒屣延  
之恐不得一當君君殊不屑也自己未至乙丑三  
偕計吏連蹇不第而同學故人多得雋以去布列  
館閣君咄咄不樂往程書空獨語幽憂侘傺不可  
告人而君自此病矣丁卯正月君父歿哀毀臥病  
稍間至夏六月疾復作下血數升竟卒君器度弘

遠汪汪如千頃陂至於晰義利臨事會如斬亂絲  
盤錯無以難也畢氏聚族長白之陽至君十一世  
里甲徭役門長率分任之訥菴公於羣從兄弟最  
長君曰吾祖老矣此小子責也佐訥菴公綜理曲  
折族姓皆服其公有不時至者出私橐代輸再從  
叔文學某卒其子貧不能延師君私廩其費數年  
無倦色同年某在京師困逆旅不能歸君傾囊資  
其僕馬而身自稱貸以還事大父母父母純孝無  
間言母病不知人君跪榻下十餘晝夜不歸寢親  
戚族屬遇之皆有恩紀砥礪名行以敦倫善俗為

己任鄉先生稱之曰畢君真孝廉矣卒年三十九  
子四人海玥前卒海瓌海珖海瑄

論曰史稱萬石君家法孝謹馬伏波誡兄子書曰  
願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  
不可得而言也吾觀長白畢氏家法類是以君父  
子之賢匪惟克負荷而已蓋將大其閭門慶延苗  
裔而孝廉君以文行有名於時館閣方虛左席乃  
秀而不實未見其止悲夫抑憂能傷人其信然邪

帶經堂集卷四十三



